

三九
江
擔非人人所寓目欲以評隲優劣無適爲據詩人之作
有目共睹上下數千年按其言差次之毫髮莫能遁然
則詩人成名之難豈不倍蓰佳人乎哉俞羨長爲昭涼
詞百首比於羅虬能以有盡之詞抒不盡之情比於王
建能以有盡之事發不盡之才可謂詩人矣余不識昭
涼何狀顧羨長傲睨一世當不令魚目混珠而挾瑟市
門之賤一旦與江妃漢女並流聲竹素間抑何甚幸也
天忌人多取其最忌者莫如才用其才於詩足以賤貴
者而生死者幾奪造化權王司寇所著文章九命固宜
不免彼佳人於世何所取重而天恒忌之貧困玷缺偃蹇
夭折無終無後略與文章九命等何也目之於色性也
世寧有見好色而不知愛者乎彼才士者有識與不識
猶未必爲衆所曹好而人少則慕少艾無賢愚不肖若
一樹高於林風必摧之女以色博名高爲天所忌薄命
宜耳嗟乎佳人如昭涼得羨長詩以不朽而無救於既
往之淪落詩人如羨長餬口四方無所遇而僅一得於
昭涼名之爲崇從可知已柱下漆園著書首稱無名蓋
亦有爲言之也

書陶姬傳後

茅生爲陶姬傳一萬五千言又歷舉古之才交情交名

交意氣交鬼神交者具五美焉春秋元命苞云翼星南
宮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
四門列天庭衛主故俳倡近太微而尊天且不違況於
人乎人曾有磊塊而壹鬱不得發則寄適烟花遊戲翰
墨亦豪士詞人風流常態也五美余不復論其思媚于
姑善事女君終莫爲難擇可虞侍生以圖宜子者不一
而足蓋庶幾哉詩之小星螽斯禮之內則婦順矣此可
垂方策而被絃管姬之有傳不亦宜乎近代齊人李奉
常爲張二誅及詩然事甚略獨其年更天於姬而以奉
常故百年如生姬之得生不朽也校張遠甚爲識數語

爲後曲終奏雅勸百諷一是在觀者何如耳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禹碑釋文題辭

耒陽曾金簡先生修南嶽衡山志蒐羅詳盡中有碑碣一則冠以禹碑已復謂聖王制作當有特紀不欲與諸藝文並列乃合楊公慎沈公鎰楊公時喬所釋文都爲一編使天下復見三代以上金石之文可謂功不在禹下余笥無書可考憶顧司空璘季郡守本皆有辨不記何語又以水洲爲降與爲興登爲發之爲交門爲行發歌爲癸爾遲爲酉辰躔爲長道爲其與三公不同者蓋大泌山房集

禹治水登嶽在唐虞之際太樸未散文字未備彼時竹
漆久已滅亡非若近代遺文可互相考證嘗觀博古圖
三代鼎彝款識或一字而體不同但據形似釋之耳此
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蒼然古色不可擬議後人以意
傅會強合成文或三言四言爲句如詩法又拘之以六
朝時平側之韻是猶以書契釋結繩也夫堯典若稽古
三字說至萬言況碑七十餘字寧免紛紜舊傳禹玉牒
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方回游南嶽
讚曰珠塵圖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是亦衡山故
實而格調大類七言詩較之典謨禹貢體不相似可知

其贗碑辭淵奧質雅有渾渾噩噩氣象非連山易山海
經託名神禹諸僞書可及昔人以思誤書爲一適當用
此法作此碑解未可以臆見穿鑿也曾先生生理學大儒
于三家同異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其指深矣

示兒編題辭

孫季昭示兒編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三卷詩說二
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通訓詁正音韻辨字
畫窮遡源委評騭是非蓋有功儒林文苑匪直若方言
急就爲童子始學之資耳焦太史先生家有抄本惜其
罕傳或請任剞劂者先生并寓簡珩璜新論洞天清祿

集畫鑿石譜品茶要錄酒經畀之名之爲宋說雋雋莫美于此編次第具見余序中其人行畫石茶酒四種又附近時人所作仍稱宋雋殊失先生初意今潘方凱太學獨以此編授梓余竊嘆後生承學不崇六經而好處士橫議不信正史而拾稗官野談不考古文而沿流俗惡札不務大雅而喜弔詭偏見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語比比皆然取季昭父示兒者亟示之亦今日要義也

書知儒編後

孟子七篇不知初何以分上下或謂此中有階級漸次于其論楊墨見之上篇稱楊朱墨翟無君無父比于禽

獸下篇稱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又曰述墨必歸於楊述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當其息邪說放淫辭直欲行亂臣賊子之誅勃勃英氣如泰山陡絕不可干迨後學問涵養日深包含編覆不斥其名而子之欲其歸而受之此孟子之大能容楊墨也周君知儒編所錄皆宰官居士好釋而于儒教若有知者似得孟子晚年之意此說出張無垢學佛而後知儒余竊謂能爲孟子之距楊墨方能爲孟子之受楊墨不然則推墨附儒援儒入墨且開罪於孟子嗟乎儒固不易知知儒殊不易也知儒中庸不可能而學佛者且流爲索隱行怪知儒

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而學佛者且爲輪迴爲無生索之無何有之鄉知儒齊家治國平天下事無不實而學佛者出世舉一切而空之卽佛亦安所用哉知其所知非吾所謂知也孟子不曰知言見知聞知乎知儒者其審之按史記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去齊適梁是以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及攷司馬溫公年譜孟子見惠王時乃當梁惠王之三十四年齊威王之四十三年是時宣王尚未卽位故七篇書以見梁惠王冠其首以齊宣王同繼其後則先後序可見故列傳難信年譜有據此亦儒者所當知也

書上巳辨後

冒伯麀辨上巳與三月三日不同援證該博剖析確當一洗流俗訛誤余因而廣之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曰歲時則不止三月矣西京雜記載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浣濯食蓬餌以去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汎舟或臨水宴樂玉燭寶典云今世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前裙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皇帝乘輿鼓吹與王公登舟置酒沈約宋書引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

是用七月十四日舊說後漢郭虞二女以三月上辰產一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中二女並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皆于東流水上祈禳自潔濯與風土記所云及虞摯所對事微異虞言三月初三生三女至三日俱亡記言三女一以上辰一以上巳一以上午三日三女乳時俱亡而皆不專指巳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曰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朔日爲午則三日爲申而上旬亦無巳周公謹癸辛雜志謂上巳當作上己恐上旬無己日是也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二月三日汎舟遊賞之處初

學記藝文類聚所收諸詩賦其目或用上巳或用三月三日或泛言曲水約所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己也斯得之矣俗以有鉤挑者爲巳無鉤挑者爲巳不知己巳之分不在鉤挑之有無而在上口之合不合上口不合爲己說文弓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戌象人腹爾雅大歲在己曰屠維月在己曰則是天干也音如以說文以用也本作旨从反己賈侍中說己意己實也象形己止也反己爲旨上口合爲巳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己出陰氣己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地支也音如似詩是以

似之又似續妣祖釋文曰毛如字嗣也鄭讀如已午之
已凡字從篆逋變考諸家音義已已兩字若可通用而
說文所引篆不同韻書雖同在四紙自有分別豈可以
支爲干其稱上者入月遇第一千支皆可不必在十日
內耳陰陽家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
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上帝開塞之將曰八
魁似己巳之襍不但爲亡女故也又按漢律法志振美
於辰己盛於己陽氣生於子終於己己者終己也象陽
氣旣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己字史記己者言陽氣之
已盡也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

在己博雅云己呂也釋名云己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己
復還而入也是辰巳字不特書作己古亦讀如己矣之
己也又按五月重五九月重九而張說詩暮春三月日
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則三日節亦可謂重三管
測如是伯麀更與多識者參之

楊用修先生書擣素賦跋

國朝博雅之士楊用脩先生爲首九流百氏自先生抉
祕搜竒而後人慕效之一洗俗儒固陋之習有功枕林
甚大先生所爲詩文不規規古法而法自具其作字亦
如是此卷楷書班婕妤擣素賦焦弱侯太史評曰俊美

而挾風稜渾雅而有英骨良然兩先生博雅同魁天下同弱侯二十年不賜環差勝用修褻赭衣而節槩不訕同書自成一家同擊節此卷夫有所合之也大理張公出以視余余爲嘆賞彌衿卷前擣素圖爲蕭杕畫故非凡筆與班賦可當三絕大理其實之哉又按舊刻古文苑與用脩先生所書有異如燕姜爲燕姬柱由爲桂由含笙爲含箏旅環爲旋環翔鴻爲翔鸞風颺爲風飄寡鸞爲春燕絕響爲輟響絞練爲秋線薰陋爲慚陋訛訟爲計脩易泄爲易歇而無言爲之言還還空房爲歸空房用脩多見祕閣古本必有據附記于此

題王母朱孺人壽圖

友人何無咎以書來言王昭敬昭玉兩文學詞藻閎麗神情韶令瑯琊之秀也兩生王父爲暘谷先生父爲王滄光祿與不佞通家世好承顏接辭良如无咎言不忝祖父門風昭玉入太學一日出其繪圖請曰至京有母明年春秋六十將乞予寧從兄稱壽惟先生賜之言以侑觴母爲藁城令巽山朱公女婦順母儀著在中閭光祿所以孝事尊人浮雲軒冕老干林壑惟孺人是賴不佞故聞之圖有蟠桃青鳥唐棣之華兩白頭翁集其上下則五色芝九畹蘭蓋取義于阿母同姓女仙首出夫

婦偕老兄弟競爽子孫濟美人間吉祥善事無所不備
矣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在易有之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聖人立象而後意盡是圖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擬諸形容象其物宜物相雜故曰文其稱名
也小其取類也大矣四方椽管絲毫之士詠歌贊述華
繡袞而諧金石垂竹帛而考鍾鼎盡意之言盡言之書
與圖象俱不朽荀子所謂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厭焉
有千歲之固也無論楚儻不文卽文何加焉第述所緣
起於上方如此

題詒穀揚名冊子

鄧川阿廣文公旣沒而其州鄉大夫若干人博士弟子
員若干人父老若干人具述公生平事後母之孝也猶
其母也御女兄諸弟之友也猶其身也撫猶子之孤也
猶其子也拒奔女則魯男子化鄉人則王彥方酹忠貞
則何子皙崇正學則張近夫脫縲紲則齊晏嬰助死喪
則郭元振衣推寒餒則田單米振餘敝則虞潭至若樓
護養老楊竣恤孤以馬易棺給羊易食古人高行靡所
不具考終之日家無餘貲國思遺愛請祀瞽宗以慰輿
情以樹士範牘上中丞陳公直指劉公宋公督學使者
鄧公張公范公慎重其事檄下州郡審覈歷三年更數

政采聽數百千人較若畫一而後報可郡守門公州大
夫鍾公率僚吏諸生奉主入祀于鄉賢祠衆欣然以爲
德舉云公子今民部郎仕黔鎮遠李考最贈公如其官
賜之璽書寵靈光大而彙其事始末與諸薦紳學士所
爲輓誄歌詠之詞以時顧諟如見親然同人爲之目曰
貽穀揚名君子有穀貽孫子父道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子道也爲人父孰不欲子似穀爲人子
孰不欲顯親名維是富貴利達之私入焉而雜鮮能久
矣太公言有物行有恒二爲士師以身教者從而其子
率由不愆敷歷中外表著聲績成其親名父作子述貫
習默成豈朝夕之故哉滇去中朝萬里士罕得際日月
之末光或沒世而名不稱太公得子而名爛焉沒且不
朽于以風厲邦國表帥後賢亦曠世之嘉事也民部昔
爲廣文在中州余悉其禔躬誨士卓爾不羣今善則稱
親一出言而不忘殆于終身之慕因子知父太公之配
食學宮也不亦宜乎

題魏穎超臨二王帖

此余妹婿魏穎超臨二王帖也吾邑二百年來聞人代
興而臨池之技鮮有窺晉人闔奧穎超崛起遂爾名家
余以其年未艾不數倩書今已矣龍仲房得此墨妙余

覽之不勝人琴俱亡之慟因語仲房徐浩云右軍行法
小王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也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擲
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
而多姿二王不大相遠已號破體法之不可已也如是
而近時士夫但弄筆左右纏繞卽爲古法如黃魯直所
云者何哉趙襲言梁孔達姜孟穎皆當世彥哲摹張伯
英草書過於希顏孔陶真自言右軍臨鍾繇勝其自運
唐太宗言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
雲則臨摹之益大矣穎超伏習久領悟深故能爲二王
優孟彼藉口效顰學步而自比虞世南心準目想此可
與上知道未易爲中人以下言也仲房後來之彥駸駸
度驂騑前余生平拙書第擬昔人剩語如此卽仲房不
匿笑恐才鬼揶揄之矣

題張氏琴譜

廣陵有張翁者少爲諸生善制義更善古文辭遺集爲
十人所珍而於琴尤稱絕技其人方正不愧衮影嘗鼓
琴致神人降於庭蓋古師曠王敬伯賀思令輩有之無
足爲怪翁沒而子世美承其業名與父等雖在屢空有
以自樂李中丞兄弟折節締交引爲上客取其所集翁
琴譜以傳昔嵇叔夜宿華陽亭鼓琴夜分有客詣之共

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爲彈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康後遘禍嘆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
廣陵散于今絕矣至宋戴顓爲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
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韓臯聞琴至止息而嘆嵇康
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運知晉
將代魏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
咸有興復之謀皆不令終故曰廣陵散言魏散亡由廣
陵而以止息名篇其聲哀傷慤慤迫切有忠臣之極思
焉康之後得顓顓之後得臯知音之難如是顓父達善
琴顓實受之於父猶張翁之有世美也康於齊王冏達

於武陵王晞顓於中書令王綏皆不爲鼓琴三人磊砢
正骨以琴擅聲夫豈偶然張氏父子廣陵人廣陵琴譜
載出所生長太平治朝多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與
嵇異曲同工而能以布衣植節復相類是當向隱逸傳
索之未可以方技例論也余於操縵安弦慤然不省特
此事嵇戴以屬辭於譜何所發明愧顓臯遠矣

龍潭紀事引

西涼張天錫數游宴園池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
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若引

申觸類庶無遺漏矣此語大有會稱遐方殊俗邁人之
傑良有以也光州胡公守雲間聞孫漢陽雪居言白龍
潭之勝命舟出游招一二名士與俱時楊太史石間爲
孝廉董太史玄宰于太學馱先猶爲諸生五人角巾野
服莫辨誰何已有籃筍呼舟小住則攜李馮太史開之
並載往返敷衽論心揚扨千古入夜而罷雲間傳爲雅
事有施之圖畫者天錫所共遊不知何人能物色處士
郭瑀亦自可兒雲間才藪如諸子非瑀所及故不多得
胡公忘分忘年遂成彥會諸子儒林文苑雲蒸龍變不
負特達之知不忝殊尤之遇是與真長問孝廉船皇甫
倒屣迎逢掖相類豈偏方夷裔易爲雄伯者可例論乎
彼井底蛙作邊幅拒人千里之外抑狎客私昵連車騎
結守相行媚居間又何足道哉公子子延出以示余余
竊有感於末俗之薄上交下交無一可者前輩風致令
人賞嘆不已

伏牛山紀略題辭

友人吳伯乾游伏牛山歸而爲紀有文有詩所歷峰巒
溪壑怪石寒泉古木異卉高僧隱士雪霜霧雨朝暮陰
晴之景梵宇逕路高深廣遠奇絕之狀種種若畫而以
得見二娑竭婆龍爲大因緣讀之令人飄然有出世想

余考宋御覽襄洛商鄧諸山與本朝一統志河南南陽二府山川寺觀仙釋皆闕不載此山有辟支佛道場唐自在伊闕相繼栖禪其名益顯緇流今以千百計何沒沒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彼在絕域耳目罕經容有脫漏以此跨雍豫之境當天地之中而碑板寂寥乃爾豈山靈顯晦亦有命數耶洛陽九老中有劉伯壽者築室嵩山下每于峻極院中記歲月云登頂七十四次精力雖疲心未足也山距嵩近不聞伯壽策足或亦畏險之故伯乾擔簦躡躑直造所謂九重天而返遇大善知識頗有領悟精力不疲年或過伯壽他

日能重游否未可知維是紀補志闕遺足與山同久矣
書改火議後

吳人鄭揭父爲改火議吾楚諸王子侯薦紳學士敘而行之所稱引經史諸家言備矣余安所容喙嘗以訓詁求之元命苞火之爲言委隨也其立字人散子者爲火釋名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其義俱與改同而其象莫詳于易澤中有火爲革革去故也木上有火爲鼎鼎取新也義固了然天與火同人則類族辨物火在天上有大有則遏惡揚善山下有火賁賁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則受之以剝風自火出家人家道窮必乖則受

之以睽上火下澤睽則以同而異山上有火旅旅而無所容則受之以巽水在火上既濟則思患預防火在水上未濟則辨物居方八卦皆寓改義離爲火不言火而曰明兩作離繼明照于四方兩也繼也改在其中矣古者觀天象授民時率以火爲證出于辰中于午流于申伏于亥天官準以治曆而象魏月令因之作火鑄刑器則鄭災五及鶉火則陳亡融風火始則宋衛陳鄭災心昧有分玄冥回祿有神除北郭祈四墉爲社祓禳四方有禮天上之火爲道屢遷人間之火何獨不然改火之政實法易象易象實法天象後人治易專談理而略象

理非象何附象非理何立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豈無故而設爲不可用之象哉又按東方七宿中曰心火星也人心屬火名火爲心心之字象覆火也火炎上正心者抑而下之五行火無體以用爲體用則見不用則不見五臟惟心爲火心無體以感爲體感則見不感則不見以用爲體寧得執一而不改南華養生主有之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子玄解曰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何以傳何以不盡非改而何人心無形之火改之爲貴天心有形之火何獨不然或疑古中國地不遼遠土所宜木不大縣殊鑽燧改火自便于今閩粵無

榆杏齊魯無檀何所取辨有折之者曰以一榆柳火傳
衆木木雖異而火則同窮奢極欲之夫勞民傷財能爲
水通天下一家烟火萬里爲火通何難之有夫改火特
周禮一端漢武帝且目周禮爲末世貴亂不驗之書何
論火政竭父此議溝猶贅儒所駭而余更以迂怪奢闊
之談附會其間宜秉畀炎火矣

曹運南印譜題辭

聞之人言畫可摹書可臨惟印章非臨摹可就近代擅
此技者推文博士壽承何山人主臣兩公信而好古又
能自作古也然皆江南人其在江北鮮所知名余嘗爲

梁千秋印譜序頃復有曹運南則皆江北人千秋一意
以何爲師猶紀昌之於飛衛造父之於泰豆故自擅場
運南崛起名重一時友人陳山甫賞鑒特至今觀其譜
篆法刀法章法種種具足而得手應心神動天隨結構
無痕大巧若拙商彝周鼎遺文在目矣懷素論書曰學
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顏太保則曰師授之外應自
得之范蜀公跋醉僧圖非真得酒中三昧不知此彼謂
筆力簡古形神全者猶糟粕耳竊意運南精工蓋有自
來宜其與書畫名家鼎立方駕也昔陳茂有私印曰玄
山典記用則擣朱礬澆麝酒閑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

香余獲運南四印之惠極所珍重顧未能具諸許物第
評其譜今世知文何之後有曹生焉耳矣

林和靖詩題辭

王弇州先生評詠梅詩林和靖暗香疎影非所賞余友
汪仲淹謂其隱節不如謝臯羽而郭索鉤輶語更俗此
兩詩獨見稱于宋人宋詩可知已凌初成得和靖全詩
示余爲之摘句若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連石
埭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墟落清月上林塘樹叢歸夕鳥
湖影浸寒城靜鐘浮野水深寺隔春城水風清晚釣花
日重春眠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野烟含樹色春浪

壘沙稜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晝永枕
頻移鶴閒臨水久蜂嬾采花踈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
船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
子落琴牀鴟鵬嬾擊三千水龍虎閒封六一泥新題對
雨分蕭寺舊夢經秋說杜陵拂水遠天孤榜晚夾村微
雨一犁春水連芳草江南地驛隔寒梅隴上春新溜迸
涼侵靜語晚雲浮酒上殘書春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
上郭門船波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蒹葭未作霜橋邊野
水通漁路籬外青山見寺隣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
峰更晚晴烟含野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此皆五

七言律聯句佳者雖其景易窮其才未超而就一時意
象得之故已不減唐調其他體若起結佳句未盡收也
宋人于律詩何以舍此取彼後人又有不讀唐後書之
禁未觀其全遂致紛紛試掩姓名虚心玩之卽不足擬
孟襄陽其于郊寒島瘦殆不多讓真宗時嘗召魏野賜
和靖粟帛野有辭召表和靖未見謝賜有表否而絕筆
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或謂真宗
溺信天書恐遺譏林下識者故爲賜與召冀有一言之
贊兩人終不言及則和靖品誠未可輕議別著省心錄
朱紫陽疑是後人僞爲以其生平吟咏著述多不存草

非曰錄之無當也接輿老萊鹿門之徒尚與妻子偕隱
而和靖不娶無子取法唐陽城獨此一端非中庸耳初
成大爲孤山吐氣鄉里後生表章先進厚道當如是矣

吳韓詩選題辭

韓介卿郡守好爲詩詩長于七言律以千首爲限余有
數語題識未盡厥美顧泰初學士稱其象不掩意法不
滯情饒孤詣賈餘勇挺然起七子之後信矣項守邵武
沾沾自喜得附吳明卿先生宦轍後而選其詩與先生
詩都爲一集建寧胡明府受剗劄焉昔余友王敬美評
吳詩云他人高處求穩惟明卿穩處藏高精工之極乃

合自然非可以旦夕造也吳先生數謫宦動心忍性而後進此介卿爲令遭迴閩粵瘴癘之鄉十餘年略與吳先生同晚復同領郡所爲詩升作者之堂豈偶然而已余嘗論詩前人作法于儉猶恐其奢後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鍾記室詩品謂某源出某巖滄浪云學詩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差毫釐謬千里可不慎哉七子沒垂三十年而後生妄肆詆訶左袒中晚唐人信口信腕以爲天籟元聲殷丹陽所臚列野體鄙體俗體無所不有寡識淺學喜其苟就靡然從之詩道陵遲將何底止介卿遡源七子而服膺吳先生高矣正矣七子於明詩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介卿於七子詩爲羽翼爲接武相提而論中興之功殆難軒輊胡明府與余樂有是舉也匪直以吳先生鄉里後進之私也

徐文長詩選題辭

余與朱少欽邵世忠羅一甫同館數稱其郡人徐文長才時已坐大辟錮獄中沔人蕭君遍爲比部郎卹刑兩浙屬余解之三君誦其四六書疏及二三詩篇率有致後全集出殊不然而袁中郎晚好之盛爲題品天下方宗鄉中郎羣然推許大雅之士謂中郎逐臭嗜痂不可爲訓夫詩文自有正法自有至境情理事物孰有不經

古人道者而取古人所不屑道高自標幟多見其不知量也昔顏延年薄湯惠休詩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如文長集中疵句累字誤人不小甬東薛千仞奮曰文長佳者自有奈何以殺掩瑜遂作笑柄選其瑜者以傳在文長爲忠臣在中郎爲益友矣文長曾居李文定先生幕下不合而去獄中有謝文定啓云三自反而以忠又何難於禽獸七縱禽而必獲終信服乎蠻夷今集不載嫌其太詘諱之也千仞用意忠厚類此且欲以此例選沈句章詩詩道交道庶其中興乎

彭飛仲小刻題辭

明興詞賦之業信陽正始向後汝南諸君接武羽翼者輩出余所知則有秦京京亟爲余言其友彭飛仲也示以小刻六種詩若文數十首桂林一枝吉光片羽足珍賞矣昔信陽有舍筏之喻蓋旣濟而後可以無筏未有無筏而可以濟者自頃才士恣行胸臆若日蹈水有道不煩憑藉師心徒手矜以爲竒而卒漂蕩不收沉淪不反孰與人涉叩否者可自全哉飛仲深則厲淺則揭大則餘皇小則解艦或亂流而過或逆流而上或順流而下莫不有法存焉其舍筏也乃由善用筏得之者也余讀其題大復春雨草堂篇精神相契夢寐相通非索諸

形迹之似者可及與秦京並驅中原不亦宜乎雅有之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求辭人之典刑則在茲矣

董文部詩題辭

禮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疏
謂數見數習學則善也列子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
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此泰豆告造父御語註謂必
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也輪扁之說斲輪又曰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
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於臣執此
三說以求人父子則無如江夏董氏矣文部長馭公父

爲文嶽先生老於諸生而工詩其詩不廢唐體而求諸
唐人所從來要之發乎情根極乎性就其才之所近自
成一家言長馭爲諸生卽善詩應舉兩得第兩仕爲令
而學日精進才日宏廓今所行蕉源稿者樂府古詩居
多次之則五言律而七言古律若諸體又次之詩至于
唐備體莫不由樂府古詩出擬議變化境與格各有所
長長馭樂府古詩習于太公弓冶而以諸體先爲太公
箕裘其精良固宜至夫引伸觸類不拘不襲心樞之神
遇之天隨之若不習無不利則有太公所不能喻者是
詩家之輪扁也余嘗序先生詩以不爲李杜乃能爲李

杜而長馭克肖之謝朓得父腴顏竣得父筆安足道哉
余言必舉太公以長馭善則稱親故也

來馭仲集題辭

來馭仲爲余門人職方郎望之中子余再入秦而馭仲
與其兄陽伯才名籍甚三輔讀所著舉子業及古詞賦
皆登作者堂與喜望之有子其年陽伯舉于鄉又十年
成進士而馭仲尚困諸生不得其故今年自秦過訪出
其舉子業及詞賦則學益博思益精氣益雄渾藻益鮮
新而秦中丞直指學使監司郡邑無不盛有推引獨
偃蹇一第耳遇合淹速命實爲之人乎何尤越太史子

爲馭仲同宗憶庚子歲監越試直指屬閱試卷錄九
十人如放榜余以子由第一其年竟落至癸卯甲辰而
子由連捷載筆玉堂之署以文命世余竊有知人之譽
馭仲勗哉子由所評目馭仲甚至卽余言不足取信可
以子由司契矣

王薌叔詩題辭

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
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詩分十五國風以此魏文
典論評七子文徐幹時有齊氣太史公貨殖傳齊俗寬
緩濶達而足智班氏以齊風營著兩詩證之此亦舒緩

之體兩史又皆言齊負海鳥鹵通魚鹽勸女工極技巧
人物縵至輻輳管仲設輕重富國其俗彌侈織作冰紈
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則齊風不獨舒緩
蓋實富麗王仲任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見
而手狎也而況於人乎幹齊北海人子恒稱其玄猿漏
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統論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
無所假則富麗幹固有之如第舒緩而已奢濶沓拖何
以稱曰懷文抱質彬彬君子耶王叅軍薌叔齊人也年
甫弱冠而所爲詩按之齊風鮮不合者其爽朗則東方
之日其峻拔則南山之崔崔其恣態則美而仁婉變而

清揚其華采則簞第朱鞞其法律則射侯不出正其駢
偶則冠綏雙履兩五其從容則俟著俟庭俟堂之漸其
輕利則猗間並驅兩肩之環其溫潤則瓊華瓊瑩瓊英
之尚其豐滿則如雲如雨如水之盛薌叔司徒公孫少
年所詣若是蓋兼舒緩富麗而有之與偉長齊驅進而
求之東海泱泱大風可復作矣子桓云引氣不齊巧拙
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信哉嘗觀梁昭明文選載
典論幹有齊氣王粲匹也李善引班史爲註同而裴松
之魏志註引典論云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文帝與
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志引書亦同裴註幹上

似脫一公字令人以劉楨字爲徐偉長名因評薈叔詩而及之以備夫續齊風者考焉

黃禹鈞詩草跋

樂府古詩承三百篇之流而開唐以後近體之源三百篇不可尚已漢魏及六朝取法非難而近代多攻唐體頃又取中晚及宋元俚俗之調爲真詩欲與三百抗衡而漢魏六朝置不省矣括蒼黃大夫禹鈞以孝廉任官一州如斗大委而去之卜築武林宴游三竺六橋其子就婚金陵侯家所居僧舍亦蕭然若僧而咏歌不輟余見其草率樂府古詩昔人評江文通雜擬如季札

聘魯四代之樂並歌於庭非天下之聰其孰能喻禹鈞實似之間用唐體無不合作唐人詩在初盛間者其源自樂府古詩出擬議變化故能以其詩命代大夫於此勤思馳騫宜其詩不類中晚及宋人語也明文章之業由青田金華烏傷諸君子正始今詩體陵夷得大夫中興于括蒼間浙西地靈人傑殆非偶矣

性籟草題辭

說文籟三孔籥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箛樂書廣雅又以爲簫此器也而梅郡丞吟草以性籟名者何其說出於莊子地籟則衆竅人籟則比竹天籟則大泌山房集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凡孔竅機括皆得籟名郭象所謂天籟豈別有物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宮商異律短長高下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則一優劣無所錯其間自性生故也昌黎以詩文善鳴比于風其說本此郡丞詩無所因襲有感而通而以詩能窮人最無謂故三仕三已無愠色蓋于天地人三籟者有妙悟焉宜其言之曠若衆竅和若比竹也詩以道性情得性籟之詩而指益明是儒門知性之學出乎言語文字之外矣

書黃大夫鴈字詩後

今海內才人詠鴈字者皆五七言近體余所見可數十家才情各極所至而枯蒼黃禹鈞尤擅場嘗考爾雅釋鳥舒鴈鶩郭璞註引禮記出如舒鴈此文載儀禮中云禮記誤也聘禮曰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鴈鄭註威儀自然而有行列竊謂律體有行列而歸之自然是爲合作禮贊大夫用鴈聘則大夫奠鴈禹鈞位奉訓大夫習於禮以禮爲詩宜其得體真出如舒鴈矣

余无咎詩題辭

說文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之爲言使也理也學與仕非二道吏與儒非二人人君受命于天謂之天吏天

官冢宰受命于君其曹部率以吏稱而後乃判爲二物
魏王粲儒吏論曰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儒
不通律令之要吏起几案之下長官曹之間無溫裕文
雅以自潤其弊久矣余周行天下五十許年僅得樵李
陳無功閱覽博物著作斐然以爲無雙頃見綬安余无
咎吳唘瓶研閣草備諸詩體殆所謂英詞雨集秀句雲
來者其鄉人高廷禮氏品彙唐諸家接武餘響不在茲
乎世之命儒也妄或以括帖博科名不諳聲病或以空
談標門戶鄙薄詞章欲得无咎片語膾炙人口何有哉
无咎姿儀玉立起家掾曹貳令利城清操善政與人誦
之治兵使者高孩之極所賞嘆未朞而遭大故貧不能
歸作人如是宜其展詩發志跨邁流俗也然余聞兩人
皆習儒業爲貧爲養俛首就吏此立身本末故是儒生
不得以吏目之余恐夫皮相者將以烏不烏鵲不鵲驢
非驢馬非馬例論也爲識其詩之簡端

吳逸一詩跋

雲間詞人遠者無論楊袁邵曹諸君在國初結社唱和
其風遂盛而巖壑中羣起如錢盧曹陶馬李沈周張任
焦范輩各有集雖未盡脫宋元要多自運宣德以還作
者雲蒸不能無剽襲之弊至于今人愈衆風愈下而有

處士之義者尤鮮頃見黃儀部許比部所行吳生草云
家貧好書從隣家借閱手抄教授鄉閭薄田十畝敝廬
數椽在赤松谿諷詠不輟時棹小艇游姑蘇金陵武林
間劉覽諸名勝恥與貴人交人莫能踪跡其處嘗入深
山倚樹看虎鬪觀者危之涉冰而渡看彼岸梅花冰裂
墮水中觀者笑之不顧此其人與國初諸逸民相編而
文辭殆勝之矣所友唐仲言盲而工詩亦不廢遊遊不
出數百里兩人深交唐爲作傳與兩郎序合瀟灑出塵
之致嫺婉可餐之味令人爽然自失其名山民其字逸
一真不可有二余欲以風示山人遊客因跋其草如此

姚仲長詩跋

金陵姚仲長工詩而好遊其遊多在薊門遼陽雲中上
谷嘗入朝鮮縱觀山海之勝其爲之主者皆秉鉞登壇
大帥而王衛華最久余在秦晉諸山人稱詩而客大帥
所者往往介紹上謁獨仲長不相聞比寓金陵仲長方
客雲中乃緘其詩寄余幸以一言爲重蓋余友米民部
仲詔業序之矣評其詩曰儻而裁古雅而格豪儁與雅
則家世金陵有六朝江左佳麗之致古與豪則從軍出
塞觀諸虎臣却島寇誅叛虜雄心壯氣不得逞於干戈
而發於翰墨者也詩道交道兩者陵夷游客如雲大氏

追趨逐嗜利盡而踈未嘗以三年淹仲長於衛華久而無替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余言拾仲詔牙後慧鳥足爲仲長重第令談詩之士無以山人游客與仲長同類而並觀可也

唐孝先詩題辭

雲間唐仲言失明而博學修詞賦之業海內以爲奇其子孝先從父客白門所爲詩駸駸欲度驊騮前余款啓寡聞憶唐氏韋布以能詩名者莫如山人球吟成摵稿爲圓納大瓢中後臥病投于江曰得者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爲人所拾十纔存二三計有功紀事載其五

七言近體四篇及四摘句不能超唐晚調格未足當孝先下駟生平苦心至綿惓時方付流水以俟所不知何人良可悲已北夢瑣言道球詩思游歷不出三百里孝先籃筍解艫所得山川之助號爲廣大比來白門與四方英雋上下議論知意日增吐屬日佳諸名下士愛其詩而傳之雖在弱冠推爲雄伯亦詩家最勝事矣詩有爲余稱壽及屬作序兩篇余竊比蠅之附驥乃欲楚儉爲太冲玄晏不幾倒行逆施乎惟謙受益孝先詩所以大過人也

施生詩題辭

余識雲間施生以傳仲執與之言溫雅有蘊藉仲執云
生能詩余未之見也生家金陵爲隣人所誣家且毀乃
歸雲間頃之復來金陵寄寓蕭寺中而錄其詩示余冀
幸使君一言爲重余嘗觀宋時大儒不除庭草取其生
意以爲此作詩說詩正法夫庭草孰與竒花異卉而生
意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並育于天地間而不相害彼鏤
金剪綵豈不工麗生意何有今之號能詩者蓋鏤金剪
綵之類也施生詩無不自其意生材不銜博調不急節
語不逞竒不襲古而若與古人神交不厭今而能無今
人習氣得心應手情景符合生意恒有餘而不盡是詩

家受采之白受和之甘間闔田野匹夫匹婦之謳吟可
以觀民風奏宮懸者之遺響也其友俞伯彭曰生得先
生言如左太冲遇皇甫士安將爲枕林所珍不憂貧矣
鮑子長詩題辭

傳遠度才情卓犖而好程短彥之一日謂彥之乞足下
序鮑子長詩子長當以二千酬彥之彥之以相煩非一
憚發之口而突寒無烟計畫無俚之至足下何惜齒牙
餘論使侏儒不飽一囊粟余讀子長詩是吾楚王孝廉
穉呂所校今詩道陵遲談者以楚人作俑而穉呂獨遵
古法可以張楚子長與穉呂同聲相應有格有致有韻

有骨何藉余言而後傳昔鮑明遠爲臨川王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或尼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多英才異士沉沒不聞丈夫豈可蘊知能致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竒之賜帛二十匹子長不以余僉楚欲爲其詩序余無帛可酬子長而子長乃藉余贈彥之耶子長不直屬余假手彥之頗似劉彥和干沈休文車前狀若貨鬻者何也淮南鴻烈一出一入字直百金公孫弘著公孫子亦如之皇甫湜爲裴晉公作福先寺碑三千字一字必得三縑余言不直一文而損子長二千錢代余周寒士彥之因遠度告余不爲劉又爭語不相下面持韓昌黎金去令昌黎不能止但言止亦非盛德事則余所徼惠子長詩無算矣

潘伯虛詩題辭

楊用修先生云唐樂府本自古詩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反遠蓋唐人偏長獨至後人力追莫嗣也劉叔夏以其里人潘生伯虛見且見其詩皆七言絕句按用修所取四家王江寧李供奉爲最而稱劉中山爲羽翼杜樊川爲遺響潘生在劉杜間夫能歌清江一曲便爲藝色壇場伯虛精此技足千古矣

汪仲仁詩題辭

汪仲仁善詩而好遊其詩不襲取古人不逐嗜今人要
以自攄意所欲吐而已其遊不經營貿易不奔走尊顯
覽山川采風謠吟詠自適而已少治經生業許文穆禮
爲塾師一試有司不售輒弃去而攻六書法尤長於行
草坐隱手談儔輩讓其精絕又饒酒德以是客長安二
十年戶外屨滿所至秦楚燕趙間聞者莫不把臂締交
其最相稔爲葉進卿郭美命兩公炙手可熱未嘗請事
垂橐而歸食貧沒齒其子之竒其倩洪朝寀咸有詞藻
而困厄不遇與仲仁同兩人虞其沒沒無聞也稍蒐輯
遺詩百餘篇乞余序以爲之名余竊謂仲仁以詩出遊

以遊成詩捉禁肘見曳履踵決歌聲若出金石滿天地
庶幾似之此其人非爲名者楊朱曰餘名豈足潤枯骨
仲仁籌之審矣故終身貧無愠色然而在仲仁則可在
子若倩則不可禮以成親之名爲貴善則稱親如有美
而不彰曰雖稱之不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異是爲
死其親非所以訓孝也古人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
仲仁歡然處貧于生前必歡然稱詩于身後獨愧夫余
言不文無能爲仲仁名高耳

二陵雜著跋

邇日吳越間學問則宗李晉江詩文則宗袁公安天下

靡然從風書肆質作借名號者不勝舉兩公才高一代
識貫三才而後進好事無晉江之與衍襲其僻無公安
之新麗倣其率初猶東家效顰久乃逢蒙射羿矣黃俞
言二陵雜著所評議若晉江而不失於僻所吟撰若公
安而不失於率間出一二致語可以鼓吹世說衙官論
衙後來之彥當爲冠鋒其尊人國子先生有文名而仕
不達俞言亦浮沉泮水中操瑟者退濫竽者進士習俗
尚此可徵已亡弟官南雍與俞言父有伯仲墳篋之好
余以通家從游父子間嘗爲父序千頃齋集今覽俞言
此編嘉嘆不已父子名在文苑古今人不數遘窮愁何
病哉

史辰伯古今言題辭

史辰伯工制義而又善辭賦集之爲古今言古今理一
而已而言以體殊以時變判若二物爲今言者謂古若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爲古
言者謂今若土龍芻狗始成端冕以送迎之用後則壤
土草剗不免蹈藉耳夫立言將以治天下遺來世日失
其序乃不行一國與當年乎辰伯兼修並用皆有精詣
譬之累丸承蜩兩事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
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則承蜩猶

掇之也人不易手而道相通巧相發展伯兩言如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得其所一而同焉何今非古何古非今是言也進乎技矣彼偏知之所得安足語此

丁君任小集題辭

人力不如天命列子力命篇有味乎其言之也江南多才人貴人富人凡諸臺使監司郡邑校士貴者富者用力關說十常六七才士往往見遺項日竊大魁傳爰書爲士類羞甚矣光祿周文伯公言其里人丁君任才而數不售於有司獨願得識君耳余見其人儁爽不羣所爲詩與舉子業自出機杼丰神色澤種種具足而名尚

未隸諸生豈所謂一領青衫消不得者耶命也何尤列子以力無功又以物非命所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窮自達白貴自賤自富自貧命莫能識張處度亦謂設此兩端使知動者不以權力亂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形生付力命于兩忘非至人不辦此才如君任遭厄窮而詩與舉子業曾不逐時好改錯有北宮子之悟余羨其才惜其命終恒人語耳

題春柳堂集

王公瓚有堂名春柳柳所以生堂所以名諸詞人稱引古今事實備矣余嘗見許慎註淮南子曰展慶家有柳

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則不但可名堂韋虛心兄弟繼
父爲郎見所手植柳輒斂容對之今以是傳諸子孫故
家喬木令人繹思所從來又肯構肯堂之一助也渤海
高頰家柳童童如車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余
老矣幸及見之知爲王氏貴徵然先有世德後有世臣
叔孫所謂不朽不在世祿也漫識數言末簡則吾家老
子有德司契之指耳

羅先輩制義題辭

余弃去舉子業五十年卽兒子從師所授不復省覽茶
陵羅先輩視余制義若干篇余初讀殊不入再過始能
屬句而悟其指趣蓋以古之文爲今之文余拙目固不
易識耳因告之曰本朝文章沿宋元之陋茶陵李文正
起而後返古論者比于秦民湯武嘉靖間張文毅繼之
再司南宮試文體一變兩先生集俱在先輩紹明之其
規格于今不倍其精采于古相符可謂合作矣雖然兩
先生所傳世不盡古文而況舉子業隨時變易芻龍上
狗之已陳其誰尚者楚志先輩之宗有琥鑑兩公自足
千古此先輩所優爲請以是爲先資之言

書客部園草後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仰爲泰山北斗而其送柳

人孟秀才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心存而目識之孟文不盡傳昌黎豈妄許可者陳元石秀才郴宜章人也負笈千里從客部吳敦之遊敦之子苟長復有異才評目元石甚高爲行其客部園草皆舉子業纔十一篇往往不經人道語雖昌黎鯨鏗春麗龍翔鳳躍精能之至出神入天何以過此吳之識陳韓之識孟俱秀才時而又俱爲郴人斯亦奇矣元石後先受知三督學使而左丞王公尤深諸名下士稱其窮二氏百家之闡奧測二儀七曜之象數究四夷九邊之方略善兩京六代三唐之辭賦則孟氏一編

未必逮也左丞又以余知郝仲興與客部知元石相方仲興能已見於天下余藉之取名而元石猶軼軻一第因苟長訪余金陵余盱衡擊節酌酒謝敦之君識鑒不羣元石定副所期許余恐成敗論英雄者衆也題數語作契券如曰楚人故相游揚耳則世自有具眼在非兩喜溢美矣

兩荆問業題辭

荆爲丹陽望族兩生兄弟文學齊名從余游久一日出其所爲問業相示鑪錘機杼自爲一家麗者濯江之錦工者刻楮之玉巧者運風之斤密者吐蠶之絲婉者流

鶯之轉健者籛雲之足銳者發矚之刃于舉子業稱最勝矣昔陳國張伯喈與弟仲喈相似妻子不能別兩生業如出一手莫能辨抑何奇也兩生勉乎哉今且爲何氏大小山他日爲陸氏龍躍雲津爲崔氏兩鳳連飛而其文爲李義山花萼余以此卜之矣

游子威判語題辭

隆古之代比屋可封不犯有司而五刑五服五流五宅三就三居所所以命士師者詳矣季世其安能廢之國家忠士讀書不讀律大比必試以判欲使諳三尺當官不迷耳然第組織成文而律置不講何所當於用或欲更

其制直書律令無以空文應卒莫之行也余嘗見李侂蘇侁有判二則似以文游戲惟張文成所傳號龍筋鳳髓者爲當而事多臆揣律無明條少時讀孫筆山太史判以古文緣飾今律是爲得之書肆失傳已久游太學子威判語其辭有章罪必坐律可以博物可以明法是丹筆兼彩毫者宜懸國門副裨刑書非曰以吏爲師亦引經斷獄之一助已

題元明血書華嚴經後

楨所見血書華嚴經三元僧善繼頃日黃州榮上人仁義院元明也

仁宗居儲位時奉

文母遺命行是經而爲之序元明所書本此楨惟
文皇靖難後意有不慊修大報恩寺以妥

高帝

高后之靈一時宮闈崇祀釋教數有徵應具見序中計
造經在永樂七年己丑迄今二百十年天下一統全盛
文母云是經功德無量信哉元明書此可以報

君親恩可以報佛恩其經中精指與血書勤苦不具論

題募修觀音庵疏

淮清橋釣魚巷觀音庵其後僧舍已繕新獨閣奉大士

者圯敝殆甚居士揚名遂倡義修之而貧不任役乃丐
余題冊子比丘四方不問貧富從所檀施阮家一文錢
東方一囊粟皆作功德余謂此自佛法烏萇國佛遺足
跡其跡長短在人心念佛有青玉鉢容二斗貧人以少
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
滿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亦便如
言乞者施者請作如是觀

題募造大士象冊子

荊州十方庵僧性法旣得蜀太宰衛公題疏造五大部
經又造圓通大士象乞余言以告四方善男子檀施夫

大士象何所不有奚藉此小庵余聞大士化身百千萬億則此象亦億中之一不爲駢拇枝指且大士應度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最憫閻浮提五濁惡世救苦救難爲最切則我閻浮提中人奉祀無方故當無曰此蟣虱塵地大士不必式靈也

圓空長老卷跋

僧有號圓空者將東謁普陀邑人自周司徒而下學士十數曹贈言累卷取道金陵復屬余言夫諸君子義窟禪林廣大悉備何復饒舌僧請不已則呼其號而語之曰諸君子言人人殊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此之謂圓卽心卽佛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此之謂空是在僧自悟耳何必普陀何必諸君子又何有于余

題修玉皇閣冊子

揚州有馬王廟傳自宋時蓋禮有馬祖之祭惟稱王則末俗過當耳其後益以火神社令猶禮之所有已爲三聖廟後殿祀玉皇雷神三官玄帝張仙諸神其意主於祈子禳疾亦古高禱及小祝所掌小祭祀弭裁兵遠臯疾男巫女巫堂贈無方無算招弭祓除釁浴之遺禮而神位則無章矣乃祈子禳疾者多驗道人郝全鑑以玉皇最尊不得與諸神並特爲閣祀玉皇乞余作疏募費

余惟儒家言皇矣上帝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道家乃有玉皇上帝之號初爲妙樂國淨德王太子捨位修道八百劫捨位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始證玉帝位或以位業在三清下或謂其姓爲張爲劉皆荒唐不可信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領于大宗伯而今市井通祀之豈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亦因其時而已惟是諸神前列玉皇居閣中下臨於尊天之禮故不悖余爲之疏其指如此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是閣也天鑒在茲知天事天者豈有愛焉

題鬱岡齋室冊子

三茅山獨乾元觀以全真立教最爲清淨觀在鬱岡之麓其所由創與中廢再興之故詳山志中定錄君言大橫山下有泉李明於此合神丹而昇玄洲許掾亦居之不欲顯名自稱幽人陶隱居爲鬱岡齋室以追玄洲之蹤觀自閻李二道人及其徒李教順垣墉塗茨樸斲丹牖巍然煥然甲於句曲而念陶無專祀擬於岡頭作齋室以復貞白之舊山自三茅始顯羣真輩出貞白發揚道教光重山靈功實宏遠祀之固宜通明生平具南史梁書中不具論大明一統志載其觀與墓而仙釋附見

於弟子王知遠觀有九靈道人王合中與教順議合援
志例也因屬余題疏告四方之覈玄玄于道流者

題修二仙庵冊子

燕張道人游至廣陵李中丞重之館之別業道人嘗與
友過上方寺見二客骨相殊絕對談移晷而去莫知所
往惟畫地書詩有純陽三丰字衆乃知其仙也友人駭
嘆施地爲二仙庵道人以示余屬爲題疏募好道者共
成之余惟仙詩仙宅示跡標異如此類不可勝舉未足
稱竒人情莫不欲生而仙人長生道家學仙因有受道
齋潔消災度厄符錄科醮服餌攝養之法雜而多端要
之以去健美歸清淨爲正故必有精廬幽館離遠垢氛
而後志能流水居若空城率逍遙之性納沆瀣之精鍊
冰雪之容延金石之壽夫亦二仙所以接引開導偕之
福區靈境意也唐人詩云有地在壺中無人知地脉何
必西崑崙東蓬萊乃成勝賞哉以此諷勸庶幾有首肯
樂從者矣

題讀易鉤玄

朱紫陽言參同契所謂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惟精氣二者而已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卽坎離也六虛卽乾坤六位之位也麻易心法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甚晰獨以乾坤爲真體六子重卦乾坤雜氣爲假合朱子非之蘇端明云真人所謂龍從火出虎向水生不外坎離夫易廣大悉備養生家得其緒餘而欲以該大道又立諸名象愚人耳目爲易病矣章晦叔談養生大指本易所著鉤玄首乾坤坎離及復臨泰壯夬乾垢遯否觀剝坤十

二卦驗陰陽四時消長之理丹家法實出此性命雙修者不可不知河圖洛書其說精深而易簡且以見丹經鼎爐爲安身立命採藥爲收斂精神火候爲操存之意沐浴爲日新之功抽添爲勤怠之節一切附會託喻支離小說不得簧鼓人而吾易之道益尊益明故足術也余老耄無識窺其膚廓而竊善之爲題簡端以諭知者書清白吏傳後

孔子于陳文子許其清不許其仁仁者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飯蔬食飲水不屑不義之富貴而志在老安少懷友信仁覆天下矣清莫大于克己好利好名皆己私也

好利之爲清病易見好名之爲清病難知陳仲子居於陵食糟李至避兄離母吳起與士卒同甘苦至殺妻求將儒者謂貪心所使是故有清而不仁者未有仁而不清者標季之代人多苟取饗諛穢濁得一清士珍之如麟鳳不世出而好名之人爭奔走焉僞而飾矯而過江而愚矜之以爲絕德而厭薄一切儕俗則生忿戾執之以爲達道而強人以所不能則成苛削此五者其流弊可勝言哉余童子時赴省試羅山劉汝大先生以黃郡倅有事棘闈中道路指目先生清吏也旣先生晉郡丞爲民部郎爲滇郡守自免以天年終余過羅山式其廬

羅人誦先生清與黃人同後考訊先生生平行實乃知清不足盡先生蓋清而仁者也先生孝于父母生養死葬服勤竭力親忘其貧而不以易勝戚不以毀滅性友于二弟所得祿爲之授室治生悉畀以先世田廬而自伐茅以居刑于其偶相莊如賓沒而虛梁筍終其身無二色旅人女來奔客或匿姬暗室中嘗之宛轉辭却而卒不言居官以撫字爲催科居鄉以退讓化橫逆籍方士之家一無株累通漕艘之涸事出意表卽莫亢于中貴莫雷于江盜坐鎮而默禦之黃人尸祝迄今不衰其言貌恂恂如不能其愛人利物孳孳如不及仁心爲質

仁政仁聲在家在邦必達而目論者第以先生雖貴二千石布袍蒔屨薄田敝廬不殊寒素舉清之一言槩之淺之乎窺先生矣先生疾革猶訓戒子孫甘貧安命無以儒爲市誠見夫以清博名實不相顧而且亂倫生禍也不忍人之心死而後已仁者如是夫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顏之推曰竊人之財刑辟所處竊人之美鬼神所責不仁而竊盜清名如所指數五者徃徃犯鬼神之譴身爲秦厲天以仁生人而人自私其生故耳先生多賢子孫如毘陵守繩其祖武方興未艾仁必昌后夫寧偶然余讀王太史表先生節苦而味醇廉者之仁也得

孔門論清論仁之旨矣

文心雕龍評題辭

劉舍人文心雕龍弘治嘉靖間吳郡新安建陽武林各有板行至萬曆梅子庾得楊用修先生所丹鉛校之同校者三十許人釋名釋義釋音燦然明備顧學士爲之序亟所嘆賞今吳生復以已意評論載諸上方舍人少依沙門晚名慧地其書自沈休文外鮮有重者而大行於今日豈亦揚子雲之玄澗五百年後興耶楊先生與張愈光書謂不欲道破道破便作宋人程建安序以宋儒見其本劉子見其末宋儒見其實劉子見其華兩家

語有軒輊則此評自不可少梅本初出余由廣陵入泗
堯子中取閱亦覺有可商者不復省記姑舉原道首篇
禱其徽烈當是縛字之誤上文彌縟徵聖篇縟說體性
篇繁縟義同似不必改作振劓詩緝頌劓注音端考五
音篇海劓多完切齊也舉其音何得不舉其義按子庾
凡例云音字專以韻會一書韻會無劓字故耳余老矣
不能任校讎吳生弱冠有餘力可與諸博識者究心焉
題屏山高隱卷

孫綽天台賦云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羊元
所居山峯竒秀每據筠床終日笑傲謂客此翠屏宜晚

對爽人心目李太白廬山謠寄盧侍御廬山秀出南斗
傍屏風九疊雲錦張杜工部詠單山人隱居高車駟馬
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皆以山爲屏故實也孫興公
賦名遊天台實未嘗遊供奉愛陟削金芙蓉欲巢雲松
而志不果盧侍御者亦未知終隱此否惟羊覃兩君似
不負屏耳有以屏山高隱卷索題者不識其人爲誰目
之高隱則此山定不作終南捷徑致孔德璋移文也

題杭景圖

杭郡湖山自勝南宋遷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于江左
入明爲天下首藩聲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舊事西

湖遊覽志見者色飛冀幸寓目孟民部推關之暇吟眺
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輦以來而繪圖歸奏之
比于宗炳畫壁以奉尊人臥遊亦養志之一端也夫杭
人仰機利而食力田者鮮雖塵市百貨之湊然入以負
戴出以舟楫無積藏竒羨嘉靖來中倭患頃者三奄以
織造採礦權稅至而奸人爲之爪牙掊克萬端率以高
貲市田宅至于日用飲食無不翔貴物力愈詘巧僞愈
滋軍民兩變之後蚩蚩易與爲亂航海市夷漏言國情
島寇峰警時至民部披圖盖有無已太康職思其憂之
指焉非直爲觀美也

古今印則跋

余爲人叙刻印多矣雖各有勝場而不必盡由古法或以直爲曲或損多就寡或強陰促陽或改橫作豎或取軍中倉卒封拜之章故爲訛誤脫缺以示竒語曰差毫釐謬千里謬篆之名賢知過者作備耳程彥明獨取秦漢以來自王侯將相下逮士庶公私璽印及近代文何兩家得古法者輯之爲印則若曰如此則古如彼則否如此則能法古如彼則乖猶繩墨規矩大匠所必不能踰越而得心應手擬議變化詳具印旨一編至于籀篆隸分原委是非及後人譌妄辨晰精嚴豈惟印章之則使人學文字六書知古帝王聖賢心畫之妙易曰志可則也殆此之類乎楚儵老憊恨不能從之獄寃讎校漫識其後如此

憨話題辭

章晦叔書其所自得與古人遺言會心者爲一編名曰憨話余讀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櫟若濁若昏若遺若昧若辱若偷若渝若缺若屈若拙若訥大似不肖悶悶頑且鄙不一而足皆憨法也豈惟老氏虞舜野人尼父無知顏愚曾魯非憨而何惟其能憨是以不憨晦叔落落穆穆不可得親疎不可得貴賤不可得

利害其人慙故其話慙耳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晦叔布衣非慙何稱夫慙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一以已爲牛一以已爲馬呼牛呼馬何所不應晦叔而真慙也余且呼爲章慙必承響而應矣奚論話哉

清明會詩題辭

清明蓋八風之一也而二十四候獨季春以此名自余有知所見西北地高寒其時光景不負此名東南地下而暖其時率多陰雨今年李小侯邀詞人爲會於瓜圃寒食尚苦雨詰朝開霽矣圃中亭館踞石城上風日恬和江山佳麗宮闕園陵雲物繁華盪胸溢目飛花送酒

好鳥荅歌令人心神爽豁號爲清明不虛耳座客取唐韻平聲限體各成一章以紀四美二難之勝蘇子瞻詩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閩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余七十老翁幸附英游殊暢復不勝年運時往之感計小侯同此懷也是用集而傳之爲侯家子孫作談柄

元峻王孫詩題辭

秦王孫伯聞以其子元峻制義視余余爲題辭元峻更善詩孫司馬來民部諸君子推許之爲叙行矣乃復走使千里屬余評校余惟曹子建于天下才一石得八斗

目爲繡虎而其與楊德祖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
應時改定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之潤飾自以才不過若
人辭不爲子建弱志強骨虛心實腹故當時獨步鷹揚
擅名振藻發跡高視之儔無得而踰焉今元峻歆然不
自足竊比擊轅之歌有應風雅以此挹損虛受宜其詩
若秦箏發徽二八迭奏靈鼓填簫激華屋而動座右獨
愧夫余之不逮作者甚於劉季緒而猥以掎摭利病委
之也子建且不敢當敬禮余何敢當元峻第讀元峻手
書有累遭荼毒方寸爲亂語道遠莫悉所以子建處骨
肉之間戈矛相向命如朝露卒能以辭賦之業王長一
時夫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子建儻由
此進乎謝靈運擬鄴中集詩謂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
遊然頗有憂生之嗟余謂子建惟及世事是以有憂如
其不及憂何從來世界缺陷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余願
元峻以虛舟飄瓦視之尚友千古惟如所謂詩是吾家
事者充然自樂雖軼子建而上可也

書竒蜂集後

孟若木郡伯家有蜂三至其事甚竒諸詞人爲詩賦序
記比物醜類彰明德美具矣余淺見寡聞臆舉一二以
資談助蜂有將相則王所從出五百年王者興必有名

世君臣缺一不可周武王師濟河有大蜂如丹鳥集舟翼日克殷因名舡曰蜂葛仙翁吐飯成蜂集客身良久蜂復入口成飯食之稽神錄載廬陵人求宿村舍有老翁命止宿設野菜食甚甘旣曙而寤身臥田中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蜂餘耳又有逃死寄魂蜂窩者比丘德樂止見蜂飛住華上食甘露味聽其偈云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者當知爲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德樂止言下大悟遂通佛地乃知帝王將相仙佛鬼神以蜂示奇無所不有異日史傳載孟家事爲增一故實第未可向少所見多所恠者道也

題談生冊子

雲間談生少承其家司空製箋法遂與銀光金花齊名又工臨池之技已而治方書誦道經放生戒殺晚讀太上感應篇若有神撫其首曰汝孝于親爲人謀忠宜昨爾長年今年七十餘玄髮兒齒殆於龍馬精神海鶴姿者余訪之金陵客舍叩其中名理泓然殊非導引藥物家所及生於鄉人最善董玄宰陳眉公二先生尤愛玄宰書爲梓行畫禪室海澗堂二帖二先生作序評目甚高友人林古度右臂患經月得生一匕立愈向余極詫

爲竒余因取其冊子題數語贈之使四方人士知古所謂多材多藝善事鬼神者今固不乏人也

孝經二家章句跋

隸書漢最善唐人稍變其法而後世述祖之幾不知有漢明興多稽古之士自不佞所睹記長洲文徵仲父子嶺南黎惟敬皆妙得漢法今亡矣玉山程孟孺其嗣興者也孟孺從游于王司寇久述司寇之言曰漢隸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隸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非深于書者烏能知之孟孺書本鍾太傅司寇深惜太傅受禪勸進二碑開罪萬世又謂開元帝三子同日就戮南內淒涼廢食厭代有慙此經多矣不佞因屬孟孺采鍾書書劉氏章句而以顏魯公書書朱氏刊誤經

言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鍾顏薰蕕職此其故不佞與
孟孺尚勗之哉母令後之人有宇袞句鉞如司寇者抱
遺憾也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正心會語跋

余釋褐四十年弁髦舉子業久矣屬兒子輩就外傳稍取坊肆所版行覽之不省所謂私用慨嘆以爲今天象地理國政民風反道易常識者憂之其明效無如舉子業天地民物方需此輩位育而生心發言乃類僬佻鬼離魑魅罔兩何用仰觀俯察致疑怪於無言者也諸後進率嘲余老詩不達時變乃爾今讀趙夢白先生正心會示語殊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自信甫堅昔孟子欲正

人心必息邪說放淫辭距詖行先生以正心爲號有味
哉其言之也人皆有心爲舉子業者其心最靈明反正
爲最易誦是語而不與趙先生同憂此之謂失其本心

晉璧選題辭

晉督學使者周公按晉五年凡三試士行其文可爲式
者命曰晉璧選以示不佞其瑕瑜不相掩其溫潤縝密
相得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叩之其聲清
越以長以玉比德無媿色無媿辭矣昔雍伯種一斗石
得璧五雙魏田父以徑尺玉獻魏王王問玉工工言無
價可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賜獻者千金食上

大夫之祿夫公五年於晉身教言教日省月成種植之
勤不啻雍伯得璧如斯選爲國大器爲時佳瑞不啻徑
尺寶乃公敷歷中外有年所矣銀艾之佩甫易金紫曾
報田父之不若此卞和所以甘刑足而泣也夫璧之貴
也始在遇知之難其卒也在效用之難晉璧有垂棘不
爲執公圭亨天子而一旦用以亡虞號二君何貴焉是
選璧也公種之公獲之善其賈而沽之天下之寶爲天
下重之矣異日致用如唐虞五瑞夏后氏四璉琖仍離
是亦晉之產精神見於山川者也允若茲庶不忝爲公
所選予以報公千金上大夫之祿安足道哉

蘇使君試卷題辭

西京時稱文章家蜀司馬王揚其選已賦則上林子虛
大人詩則中和樂職宣布頌則聖主賢臣是子雲所薄
爲雕蟲小技也而卒以此受知人主致身青雲之上子
雲法言太玄考論道本羽翼聖經高者蒼天下者黃泉
長卿子淵之才謝其深詣而世之人若罔聞知僅一桓
譚謂五百年而後興迄今學士大夫名其書者尚寥寥
也明興罷詩賦不試士士舉子業以六經四子之書其
理深不必法言太玄而其詞工不必子虛上林然而取
名位若合左券大歸率天下士通經學古明理敦實無
令以雕蟲小技長浮誇之習而已而名卿碩輔繇此起
家相望文明昌熾之運遠軼西京厥有自哉蘇使君蜀
人也省方之暇進諸生講藝而以所舉於鄉若春官制
義授之蓋善談子雲之理而以王馬詞緣飾之信哉蜀
多才矣夫子雲拓落不偶徒寄玄於冢以俟後之君子
而使君所試輒售爲天子執憲臣監於諸侯之國至顯
庸也豈惟子雲莫敢望較長卿子淵亦且倍蓰不佞竊
嘆士遇時有幸有不幸而因以知國家設科其義醇白
正大所得士類此士奈何猥以利祿之途弁髦之也

鄧進士制義題辭

國家以明經取士訓詁一本考亭文稱是上下守之如奉三尺卽有閱覽博物者不敢爲高論言恒若不盡意而衆亦不以寂寥簡短爲嫌蓋庶幾先進君子之風云嘉靖末益之以史於時左馬前驅班氏後乘隆萬間錯之以子於時漆園主盟老列肩隨呂覽鴻烈爲羽翼而西方之人奔奏堂序矣自洙泗而下迄於宋百氏若修夜之不陽一旦得信眉叩首遂欲謝絕考亭不亦悖乎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今人情類如此宗伯及諸言者數奉詔釐正文體務返本初屏黜百氏無使並進乃卒莫有應者何也士褻然而舉於鄉與登於天子之庭是時人之耳目也其文往往如前所云今日得第明日授剗劔不脛而走萬里事效見前柰何欲士之爲彼不爲此乎鄧公今之閱覽博物者也讀其文典實雅馴理無所不窺而詞不欲勝材無所不蓄而氣不欲溢放蜚揚之詞罷鉤棘之調黜不徵之事一切謹守繩墨與考亭相發明弘政以前諸大家之文若是矣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公旣以是舉於鄉登天子之庭士何不利不此之務而彼之久行一夫中的千夫決捨不佞願以公爲的也豈惟仰副詔旨將考亭氏有永賴焉

洗腸池稿跋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而去穢滓白虎通曰腸心之府也心主禮義有分理文爲心聲而以氣行之其理必純粹正直其氣必剛大流暢無詖淫邪遁之病乃爲合作嘗怪今之治舉子業者離經叛道殆不可曉桑柔之雅曰維彼不順自有肺腸亶其然乎是在世法當吞刀飲灰在方術當驅三尸於太玄湯鑊烹之耳今讀民部陳田三甫所爲洗腸池稿抑何爽然快心也端方而不回適則宋廣平之石典則而煥然有章則李青蓮之繡和易而洞見底裏則衛建陵侯之無他精思而通於微則揚子雲所吐曹子建所反若是矣豈真浣西江水天牖

其衷耶函三吳毘陵人也嘉靖間毘陵舉子業唐薛兩公爲宗且百年而弊得函三再振之有功於文體士習最大夫夢腸繞吳閭門而孫氏偏霸江右三君子者關世運盛衰寧獨稱雄三吳已哉不佞非無一寸腸亦無三斗爛願拾墨池餘瀣學唐家鼠三易老矣不能用也

秦楚二魁稿題辭

不佞春中晤督學使者祁公長安問秦士孰爲佳公指數兩三人則有蒲城魏運開已出眎其所爲文良然是時長安令楚人楊修齡有盛名其子嗣昌復肖之修齡獨才魏生延置邸中與子相切磋每以文奏祁公祁公

爲之擊節快心纔半歲而兩生俱掄魁登賢書秦楚間
善兩公知人合於符券兩生訓知捷於桴鼓因取其文
剖劂以行今二魁稿是也秦楚比鄰地醜德齊兩生文
類是魏年甫踰三十其氣勃挺有河山四塞之雄而天
府陸海非不足於富楊年未二十其學博綜有羽毛齒
革子女玉帛餘波及人之饒而方城漢水非不足於強
信敵國哉秦箏發西氣楚冠操南音兩生言得之士風
爲多觀者亦若楚璧爲秦璽秦復陶爲楚奇服各貴所
不恒有耳如以不佞亦楚產也借秦爲喻以張楚則自
魏生外無謂秦無人吾用謀左矣

胡仁常制義題辭

舉子業士藉以致身如芻龍土狗事已則棄之蓋文章
小技中最小者然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或卒不振以沒
乃有春秋方富一試輒效百發必中何其捷也胡仁常
年甫弱冠舉於鄉尋成進士曾不知人世有老書生坎
懷之苦余讀其舉子業才具宏通學解深拔韻致恬曠
詞藻明豔一出入一經一緯無不與古文辭合度而
根極理要攄寫性靈有先進大雅之風彼其之子襲西
竺柱下而詭於正守訓詁帖括而傷於陋慕鉤棘苗軋
而比於怪工模擬形似而損於神豈舉子業設端使然

哉仁常範馳驅樹正鵠士能奉爲功令無患不成名矣

陳汝遜制義題辭

代

海虞才藪也余初試而得陳汝遜汝遜已爲諸生有年
未知名數試之皆佳今年遂登京兆試好事者行其所
爲舉子業以傳而汝遜屬余序余惟士之遇合自有時
耳平津侯以賢良徵爲博士不合意免歸復徵賢良文
學辭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比對策
太常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第一一歲中至左史數年
遂以御史大夫拜相封侯一人之身其所事又非兩主
也而後先用舍懸殊豈非時至不可固未至不可冀哉

汝遜雖困諸生視牧豕海上奚若方富春秋已登賢書
校平津初就徵時尚未得半絲此以往功名日盛第無
令轅固效規汲黯庭詰可也昔有聽車下一歌而知甯
戚堂下一言而知醜蔑者余數試方得汝遜竊媿之矣
書五經小言後

傅仲執楚材翹然者也就不佞問公車業不佞失笑子
猶不免爲楚人哉山雞也而鳳視之今天下文獻莫如
吳越子盍游焉以自廣仲執遂入越見馮司成朱比部
虞文部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已湯太史自宛陵來
復如之日聞所未聞下筆如有神助四君子亦器仲執

傾蓋倒屣尉薦甚厚比部又亟賞其所爲五經小言者而傳之仲執客越浹兩辰耳假以時日探禹穴得秘書盡師友其君子六千人奇進當何如也不佞辱越吏民上卽四君子或不識一面終爲楚語而已矣

穎上社草後語

六經無文法非無法也夫文而盡法也末世憚於修辭於法一切弁髦棄之而以談理自飾其瑕諸子若史直以爲畔道擯不視然則文無法乎法安在乎說經而壞經法者莫如今舉子業敝不勝僂指已穎上社之爲舉子業也不爲舉子業也其所取材則老莊左馬四家爲多要以談理中於窾實較世儒奚啻勝之假令舉子業皆若是又何病焉故法得理而勝未聞理足而離法者也執法而文猶不具未聞廢法而能文者也四家之言具在理與法皆沿六經至謂六經無法不亦悖哉社凡六人與余善者潘之恒方以巽

八子會業題辭

吾邑多才後進鵠起取科名其制義頗膾炙人口獨李彥先猶困諸生間而幸爲今觀察使嶺南李公所知禮之爲諸子若內外孫師公中子定仲才士能以身下彥先受切磨之益於時遂安余生興業何生武昌詹生程

生吳生江夏孫生聲應氣求締縞紵之交申金石之約
矣公月集八子於振衣堂課其制義而使不佞評校之
若易之八卦各有方隅而相爲用樂之八音各有倫節
而相爲成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幼而講習論撰長
而亮采惠疇顛若畫一自頃士志淫好辟蔑棄聖賢經
傳與縣官功令所爲舉子業日墮惡道主者三令五申
釐正文體莫之變易生心害政弊將安窮八子東西南
北之人也修辭達意會文切理斂其有餘之才情而務
當於不可踰之檢柙經傳功令率循不悖言可玩諷也
人可喻曉也文不在茲乎孔子從周書同文漢董生言

春秋大一統宜誦法孔子無令百家並進今得八子爲
羽儀以共會業爲赤幟掃更俗尚歸諸大雅八荒以內
式遵彝訓敷言無偏黨反側可庶幾也則豈惟二三子
與不腆敝邑之幸抑又聞之禮有坊表二記皆自上始
上有李公表正坊邪士回心嚮道一旦遂得是語而稱
之豈異人任哉不佞更厚望於上之人矣

學步草題辭

應城陳爲著姓其一少司徒在德靖間其一大司徒在
慶曆間皆爲名臣而大司徒之叔父多賢子其著者伯
春伯取治博士家言有聲伯取字其所爲草曰學步蓋

自道也文章與時高下而博士家言更甚自余束髮受書今且老殆不啻十變矣堂上接武堂下步武東階先右西階先左禮以義起何常之有令兩司徒當是時爲博士家言必與今步武相準寧能師心與時違乎伯取之草以方兩司徒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要以發揮經術博雅中倫殊途而同歸異曲而同工矣昔者顏氏於孔子步亦步趨亦趨孔子絕塵而奔瞠乎其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顏氏卒以此庶幾彼有自得於步趨之外者也伯取之名學步儻此意乎夫目論者無乃以壽陵餘子伯取自嘲而自譽耶孔顏余所不敢知司徒有故事在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爲賦緇衣弦誦於今不衰善學步者此其選已伯取居則羞談齊王融自恃人地所治博士家言不在兩司徒形似他日舉而措之事業將嗣響緇衣乎哉

擬議草題辭

揚子雲言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曰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子雲文似相如所從來矣易生以擬議名其舉子業是伏習之說也雖然學華相國在形迹間不益遠乎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子雲實祖斯語而近代歷下先生

用以叙樂府好事後進或求多焉變則化化則神古今
幾何人哉舉子業家傳戶誦較詩賦衆寡縣殊易生勉
之使讀之者若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可矣

連城草題辭

連城草者應城陳生所爲舉子業也世知連城爲趙璧
而不知其出吾楚史言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
城易之趙使藺相如獻秦秦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遣從
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賢而歸之其後
秦滅趙得其璧爲璽歷代寶之千有餘年談楚勝者莫
尚此已余觀生草其質理縝密溫澤其神采勃發五色

相錯其聲清越有餘韻誠不識秦趙所寶何狀是殆似
之矣席而待聘一旦上公車對大庭展采錯事進而當
軸處中圖迴天下於掌上何論十五城哉余又聞之卞
陵陽急於求售至再別而不辭藺大夫惜尺寸之璧犯
強秦虎狼之怒國日以削兩者皆非也天下之寶爲天
下重之無損其連城之實而已人之知不知身之遇不
遇夫何計焉善乎

高皇帝之論秦璽也五帝三王所相傳不在此是以沒
於胡元不復問生所爲直連城者必有出於是草外矣

懲羹草題辭

嚴伯子爲文奇甚意不可一世而試於有司利鈍恒相半頃者宗伯病文體骯髒具飭科條廣厲學官伯子不屑詭遇又恐以範馳驅蒙拙工之誚懲羹吹虀此草所繇名也不佞謂時有升降道與汗隆請以羹喻上古之時太羹不致有遺味矣中古而後有和羹其說莫詳於晏子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太羹之不能不爲和羹時也鼎之繇曰黃耳中以爲實也和羹中實其用無窮彼好奇者若鄭之龜楚之狗漢之梟臨海之猴甚且爲樂羊之子流禍無窮雖一杯萬錢徒汗人脣吻耳伯子所懲其此類耶夫和羹有似是而非者餽飢宿腐殘膏餘唾曾不若塗羹之娛戲與新語之雋永也充類至義之盡伯子必懲此而後可他日食公餽不佞將染指焉

題張元長文稿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好張文昌文昌晚盲代爲上書稱其人與詩令坐誦而聽之勝於聽樂古人右文愛士如此其至也今司理王公於張元長何必遜古人王公生齊魯文學之鄉舉子業魁倫冠能鮮鴈行者而獨好元長元長爲諸生治舉子業有聲中年抱文昌之疾

絕意科名王公聘之邸中使子弟師事之是編皆疾中所口授而子弟筆之者也江南射策甲科爲元魁相望令元長與角藝豈在人下不幸爲疾所奪文昌嘗舉進士仕至國子司業而元長困諸生竟廢其窮已甚然文昌所長詞賦小技耳不若元長明經窮理有功儒術韓門從遊如文昌二李皇甫賈劉輩推尊發明泰山北斗之望繇此日顯王公之得元長夫亦交相爲重者乎昌黎尚以文昌煩人而元長受王公特達知不因左右先游又行其文公之天下嘉惠後學盛位有赫赫名高材無戚戚窮昌黎而在不羨一鳥光榮三上書相門矣

題胡汝濟制義

蜀井絡儲精坤宮奠位故所產多文人揚子雲方言蜀猶獨也不與外方同今士以舉子業名者江南書肆汗牛充棟而蜀以道遠傳布殊少安居胡茂才頃遊南都出其所爲舉子業若李供奉春葩麗藻粲于齒牙若閭丘筆峻踰崑崙南都士人競傳誦之若陳拾遺集宣陽里贈會者文軸一日之內聲華洋溢矣昔歐陽文忠公得二蘇所著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張文定亦亟稱其天才二蘇由是名冠詞林茂才誠不遜眉山惜余非文忠文定可以取重其世父中丞公嘉靖朝名臣與先

大夫同官爲寮有伯仲墳簾之好不佞辱在通家見此
佳士爲之欣然卿雲黼黻河漢蜀山川席藉光寵彼食
大官紅綾餅餤何足道哉

吳公勵時義題辭

余弃去舉子業垂五十年矣頃以兒子輩受學取其
誦坊刻閱之弔詭則入室而操戈襲故則發冢而拾珠
或餽釘宿腐令人嘔噦或白地光明錦爲負版袴酷無
裁製風會所移賢知不免焉比與吳公勵交溫然若就
冬日軒然若挹朝霞讀其時義謝朝華啟夕秀深不違
俗近不病雅縱不踰矩巧不病正靈鑰自開雄姿獨出
一過之色駭耳讀之頤解三復之爽然自失而公勵顧
猶厄一第將東方曼倩所謂西施媷媷而不得見慕母
勃屑而日侍乎雖然世之西施脂澤耳識者浣其質而
視之則焉廋哉公勵無以一時不偶之故改易雅素當
必有人倫之鑒吹噓送上天者請以余言爲券

李文符時義題辭

潁人李立甫先生博學精詣有用世具而未盡試晚舉
二子皆有雋才伯子復蚤卒仲子文符爲諸生所作時
義析理一遵傳註而緣飾以古文辭其致實其七日暢若
布帛之有幅度珠玉之有色澤非強造襲取者可並論

也昔顏延之稱諸子才能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奧得臣義文符修此三者所謂一不爲少先生可無憾地下矣

看竹軒制義題辭

黃孺一辭家入金陵讀書高座寺看竹軒所爲制義遂深得竹趣余按諸經震東方也爲蒼筤竹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盛于東南金陵東南都會生物之府其文氣韻生動沛然有餘燦然日新易在是矣禹貢篠簜篔簹可爲矢可爲節可爲管其文理無回曲踈數得宜音調克諧書在是矣淇園之竹猗猗青青如篔簹積而後盛如竹之苞言根本叢緻也其文辭有枝葉自本自根積

非一日詩在是矣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乎尹旁達比德于玉禮器是故大倫其文潤色備具禮在是矣昔孔融見虞翻著易曰東南之美非徒竹箭余于看竹軒制義亦云

書藏丘順懿卷後

崔梓渠先生以孝廉諭清苑尹靈壽別駕萊州歸橐無長物不能食二鬴其孫羽長養之二十年先生有目疾跬步必羽長扶持王母三人先卒比先生卒其伯子之婦亦卒十餘年不能歸土羽長畢力經營五喪並舉通國之人稱曰順孫學士大夫爲文若詩贈之曰藏丘順

懿夫噉菽飲水盡歡斂手足形旋葬自貧生事余獨嘉先生三仕而貧若是其孫亦晏然自守無忝清白之遺彼巧宦位高金多子孫未必能守堙替隸園求一杯土不可得卽厚葬或召暴尸之禍又或拘陰陽家言終無厝期先生貧沒其身有孫如羽長者爲當大事王父清名緣是益彰孰謂廉吏不可爲也

書朱茂州傳後

伐木之詩曰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棠棣之詩曰儉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旣具和樂且孺兄弟天親飲食薄物也而人恩怨家興敗於

是焉出作是詩者古之聖人也又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及尊貴也不敢以氣勢加於兄弟而諄諄戒勉若是況叔季之世間巷之士哉朱宗臣受從兄子文貲耗數千緡項項不自得子文無所問怡怡之好華首彌固今人中寧可多得陸無從傳子文獨縷縷此一端良有以也

書管鮑千秋卷後

黃人朱康侯與姜爾一十二子者皆以詞賦意氣定交今其人生死貴賤迥殊矣而爾一爲蜚語所覆沒十餘年無資生之策康侯困諸生久力不能振之爾一餬口四方康侯割名田爲食其妻子海內學士大夫高康侯

之義以方管鮑而詠歌之夫仲與叔分財多自與叔不以爲貪而仲至以鮑子知我等於父母此俠士之槩耳孔子以仲爲仁不若匹夫匹婦之諒至其嘉與顏子則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曰季氏賜我粟千鍾而友益親聖人之於朋友何所藉阿堵物而猶若是非涉世深者未可聞此言也然而爲鮑叔易爲管仲難要自有辨二君幸進而求之孔子毋知有管鮑而已矣

書石交遺蹟卷後

新安人工於爲市而善結客日中而百貨集行者爭趨焉日昃過之掉臂不顧矣其結客也猶是汪原啓與顧仲龍交吾不知所繇合仲龍死而原啓裒其手書藏之曰庶幾無忘吾友海內士嘉原啓行誼稱賞以媿夫世之交友而有二心者不佞讀仲龍書爲令六載覲而無以充橐而取給於原啓又知原啓之必不負而後定交仲龍賢矣哉夫交以勢利市道也以不負死友爲名高亦市心也原啓勉之人將求多於子矣

書世醫傳後

李生曰余不及見池上公見其子橋云橋年六十餘矣面澤如壯夫言呐呐如不出口昏莫風雨以叩門無弗應者所善王公卿大夫德橋從容語曰叟擔簦躡蹻而

走千里何以充資斧抑有請乎橋謝不敢所親或給之
某子甲且行間橋大恐何出此不祥語亟去無汗我其
慎重類此橋中子文仲與余善文仲之言曰秦越人之
爲醫隨俗爲變吾不能學馬服君之子讀父書無益乃
從汪司馬爲大人游歸而意智日進術日效戶外履恒
滿矣文仲兄若弟皆爲儒有聲太史公稱扁鵲以伎見
歿倉公匿迹自隱微緹縈幾不免橋逡巡退讓身與名
俱全固其所也多賢男子天其或者將建諸然以倉公
利益人師事公乘陽慶兩人俱無後則吾不知其解矣

題童生冊子

沔人童士疇先生當嘉靖初爲文學侍從臣與茶陵蒲
圻稱楚三才子歷官二十餘年家無長物其卒也子光
祿財數歲耳已長遂能爲先生言而又有子文卿當光
祿稱孤時先生遺文散佚略盡搜輯四十餘年授梨棗
貧不任費而文卿續成之余嘗過鄴先生之門人大學
士郭公言公集業已付何左伯子壽子壽死遂爲烏有
而濮人蘇岱髯方爲趙右史有先生集刻本余嘗爲之
叙蘇與郭公同城且歷年久公何以都未聞也今文卿
父子似亦不知此事文卿善詞賦有祖風旁通書畫之
技余友何仁仲費國聘稱之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

廟制正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儀集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湛爲祭酒史冊榮之文卿勉乎哉余拭目須之矣

跋七夕詩卷

織女不成報章牽牛不以服箱詩人寓言耳雙星靈匹之說後來紛紛矣蒼梧王使揚武侯之不得遂至見弑四君七夕喜會白苧家牽與相比鄧孝廉以不與會爲憾老僖笑言啞啞喜會非也憾不會非也言會與不會之非亦非也舉似雙星雙星了無答

書蘭亭卷後

古刻之繁蘭亭爲最真贗美惡遂成聚訟自宋以來然矣要之皆論書無論畫者南太僕藏此卷爲仇十洲畫文衡山書與古不相涉吳人仰二公手筆爲衣食真贗美惡之辨亦紛紛與蘭亭不殊自東晉後中原文獻俱淪江左千有餘年太僕秦人將以爲駿骨乎雅道可還舊觀已是日也會修禊與友人觴詠因憶江左偏安諸才士栖託乃爾何絲復振今天下多故吾儕宜有良士瞿瞿之思漫題其後

林季迪絳帖跋

帖以閣爲上絳次之季迪此本汪伯玉王元美兩先生

有神品極佳之目信然今人多好古而贗者乘之蘭亭
遂若聚訟閣帖亦爾惟絳有別本而無贗本則亦以次
故米元章時魏人書尚有存者獨名其齋曰寶晉季迪
寶此帖意當如是

米南宮墨蹟跋

民部汪大夫君倩視余米南宮墨蹟凡爲詩五言律一
長律一五七言絕各三填詞一首云崇寧丙戌四月九
日來登峴首薄暑清風良快襟抱似當有峴首詩觀其
詩乃金山作也米故有秋登峴山詩未知作於何年末
云大觀元年上辛祠宮作歸寓居瑞墨齋書米家齋寶

晉淨名甚著此其寓耳有兩印亦非張伯雨所謂六玉
印文然以宋人書評校之宋思陵稱其行草入能品沉
著痛快如乘駿馬不煩鞭勒無不當意朱紫陽論亦然
蘇端明稱其超妙入神之字見之洗積年瘴毒黃魯直
稱其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窮
於此冊中凡三百十字足當之矣其詩與詞出翰墨畦
逕之表有邁往凌雲之氣非尋規索矩者可到大爲子
瞻所賞王介甫嘗摘其句書之便面有以也句曲外史
云元章工諸體書約寫麻牋十萬布在入間邇日爲米
氏志林者搜葺頗富僅竹西一詩在其中人間十萬固

難盡收也解大紳兄簡約有南宮家藏李邕永康帖其
後題識爲人褫去以售其僞云真者正不須此冊亦無
題識世自有大紳具眼在

祝京兆書跋

祝京兆書品在本朝第一此卷於伯英逸少子瞻魯直
元章諸公如優孟學孫叔敖匪直形似矣沈孺休得之
極所珍賞攜以奉鄒彥吉先生屬余題識孺休受先生
國士恩蓋比於白璧酬知黃金謝故之誼云鄒先生書
自成一家其文章則名下無雙至丹青之筆視宋元人
且超乘而上皆京兆所不逮孺休論施報木瓜瓊瑤殊
不相直要以大方專門各擅勝場亦若儒有聖釋有尊
不嫌同辭耳余言殆類市僧之口庶幾發先生一粲

書豐人翁卷後

豐吏部家多古法書善摹臨往往亂真素有狂疾至晚
滋甚苦手顛廢者不少余嘗有四紙朱少欽張子蓋深
賞之遂舉贈子蓋此卷嘉靖乙丑年所書古詩皆爲合
作與余所得不同晚年有此殆不可曉王生其珍之哉

蘇江州書梁武帝草書狀跋

太平寺主論草書狀備極妙理乃其自運乏於筋力無
竒姿異態張懷瓘書品以爲有減齊高蘇江州此書奕

奕有風骨最爲合作假令生當其時與陶隱居蕭子雲
庾肩吾諸君授簡臨池應在書評三十七人之數矣微
其孫僉憲君表章之書家無有舉公姓名者昌黎有言
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

題王仲山墨蹟

王仲山先生儒聲清邵江左冠冕書畫更自名家此卷
其得意筆朱晉甫侍中雅善臨池因輟以贈晉甫昔領
文華殿事所謂帝之冊府也不知在羣玉中當屬何品

書張司馬扇卷後

司馬張居來先生謝事歸蜀道經洛下司寇王柱峰先
生出扇索詩凡十章爲裝潢成卷以跡某二先生皆同
先大夫舉進士者嘉靖之季雅道大振獨是榜得人爲
多詞林所誦慕七子三甫居過半司馬三甫之一也世
言文士無用又言詩能窮人卽諸君子無以解於衆口
司馬位亞公孤文武爲憲勲勞載諸國史蓋近代所罕
儷司寇寶而藏之有旨哉先大夫游二先生最稔慕已
十宿草司馬謝事之明年亦卒惟司寇歸然靈光此卷
固山陽之笛也撫玩悲感因綴數語于後

程孟孺書黃庭經跋

友人程孟孺書自蔡鍾王顏諸家無不肖象而于黃庭

尤精絕此黃庭經卽以黃庭書書者也可謂寫照傳神矣米元章書史言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鶩獻右軍乞書卽此晉史載爲寫道德經因李白送賀監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鶩遂以黃庭爲換鶩經世傳黃庭多惡札皆僞作唐人猶以畫贊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者好事者爲之耳梁虞龢論書表云羲之性好鶩山陰曇曠村有一道士養好鶩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徃意大願樂告求市易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

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住半日寫畢籠鶩去按李詩贈人以右軍事美之非詠右軍事也李集又有詩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去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鶩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鶩去何曾別主人則道德黃庭似兩換鶩矣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一則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象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一則云黃庭象讚可更有出給理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六十行與山陰道士淳化帖第十卷王大令書云崇寧劉道士鶩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此右軍事非大令事詳帖亦似

右軍語而今入大令書中米以爲真大令書黃伯思直以非王氏父子書意者王學鍾書後人又學王書致此紛紜耶蓋復有致疑者右軍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授是經于弟子長史楊君世方有此本右軍安得預書豈後人所臨模抑如聖教序集成或此經傳世未廣而魏夫人再付楊君廣其傳耶羅浮山志云仙人管霄霞舉紅鸞一籠以贈右軍歸失所在虞世南筆髓云王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降神羊欣筆陣圖亦云然此其說益荒謬要之無關書法不必辨矣余謔孟孺右軍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索色紙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一毫不異題後答之右軍初不覺後更詳看嘆曰小人亂真乃爾今君作此書右軍有靈能免小人之目乎又真誥稱右軍逝後浮繫四五載始得解右軍品在支遁許遠游間生平無他業將繇府主索部民物寫經受傭直二條輕垢耶君爲人書經所受直不啻白鷺宜亟誦經懺悔孟孺笑曰子于書殊曠曠獨辨析諧調差堪聽書之經後異日當爲我分過

書姜別駕家藏鄒羅二先生手札

姜爾一王父別駕吉安與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相善

集其尺牘各爲卷視余前輩部民於上官皆手書八行
意與事盡而止不若今繁詞倩人代書也或相字或舉
見在官位不若今稱別號加翁老而譽以穹階峻秩也
間閭利病與宗戚曲直有所關白一秉至公不若今居
間爲利又不若今面謾有後言也上下交際第取成禮
或時不受不若今兼金綵幣施報皆貨取也嘉靖時江
右貴人滿朝炙手可熱兩先生屏居田間追趨逐嗜之
夫掉臂不顧而別駕締交甚驩別駕雖賢得兩先生而
名愈彰兩先生雖尼窮一言而使人重於九鼎大呂仕
宦垂橐而出糶載而入以貽所不知何人姜公無長物
貽子孫子孫寶此故紙若河圖大訓鍾鼎盤盂無至尊
醬蒙藥裹蝨網蠹蝕是皆有足術者三復斂衽起敬爲
識其後如此

跋秦京藏邢子愿七帖

王右軍十七帖爾時亦尋常應酬耳傳之後人乃爲瓌
寶邢子愿太僕臨右軍書如出一手其自運亦買王得
羊秦京遂有七紙窮措大塞破屋子矣余所獲子愿手
蹟往往爲人持去見此便欲作葉法善攝李北海伎倆
跋秦京藏黃昭素六帖

海內以能書名強半在江南惟蜀黃昭素詹事齊邢子

愿太僕崛起西北遂擅勝場子愿模臨二王幾於奪真而自運故佳昭素獨操機杼而置古帖中亦不復可辨前年秦京得子愿七帖屬余爲識今年邢遂爲古人而昭素亦先物故矣秦京復以黃六帖屬余識之天下不少惡札乃令兩君死兩君皆余知交非直以辭翰命世者展玩反覆不任人琴俱亡之感

沈孺休十九首冊跋

彭孔嘉書古詩十九首之 沈孺休得之因乞交遊中善書者續成此冊豐瘠勁媚各有妙境展玩嘆賞不減絳潭諸帖矣五馬渡江以後臨池之業江左遂獨擅塲

明興莫盛于吳越而吳更盛孔嘉孺休吳人其十八人多吳越產而燕趙齊魯晉楚諸公皆抗衡筆陳間或近朱而赤或出藍謝青或自我作祖或無佛稱尊天下書同文此可徵也不獨沈氏家寶耳

沈孺休豫章三碑跋

雲間沈孺休工詞賦而書法更灼然知名此在豫章時所書三碑石工故佳手不失筆意孺休亦自珍之昔文皇朝沈氏學士民則廷尉民敬兄弟俱以書顯

宜廟諸王皆從習學孺休不忝雲仍未能離疏釋躋人之遇否懸絕如此然使後人臥冢不去溺水不舍又若

率更定武本爲宣和殿重寶何羨一時浮榮也

跋吳潤卿書黃庭經

吾家供奉詩有黃庭換白鶯之句黃長睿以爲晉史右軍傳云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供奉詩誤然冠達帝與陶貞白評右軍遺迹有黃庭經則右軍故嘗書黃庭但非換鶯物耳供奉詩非詠右軍故實亦謂其人能書可換鶯如右軍故無妨誤也友人譚友夏示余吳潤卿所書黃庭經云較其十年前筆法屢變益上覽之信然余欲向曇碾觀中乞白鶯贈之爲吾家供奉成誤恐潤卿嫌直薄不屑受耳

加璧堂帖題辭

程將軍相如臨模所得名人贈言缺諸梓會沈庶子仲甫道廣陵過之題所居堂曰加璧遂名加璧堂帖云初余見章文部元禮爲蕭中丞傳言相如使還羅事非便後又贈之詩爲余言與相如談且飲熟察其才有過人者余觀此帖知文部不以言取人人廢言也趙簡上卿與漢文園令司馬長卿皆名相如長卿慕簡以簡之名爲名將軍慕兩人以兩人之名爲字考兩人生平簡長于舌司馬長于筆若不閑將畧者簡完璧歸趙一事武夫所不能又嘗攻齊至平邑而罷長卿檄諭巴蜀畧定

四夷叩笮冉厖斯榆之君請爲內臣程將軍有樓君卿
脣舌谷子雲筆札集壯士千人諷暹羅諸夷與共滅倭
晚戍粵右跳入賊巢手戮數人賊披靡散幕府上功爲
冠首詎出兩人下哉藺爲趙宦者繆賢舍人以賢故被
用將軍布衣受知大司馬一旦擁節佩印長卿溺志文
君假貸爲生與保庸雜作酤酒滌器不以爲辱出使復
坐受金失官其後欲聘茂陵人女文君奏白頭吟自絕
而止好貨好色卒以清渴死將軍多養士喜結客積金
高斗須臾散之不惜年雖艾食肉躍馬衆婢遞進則上
卿園令所不如也天下方多故需材爲急帖中稱引如

許未爲不知將軍第空言耳不用之平胡橫海而使混
跡屠狗僧牛間豈王朔所謂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

跋陳拾遺詩

李于鱗言唐無古詩陳拾遺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古也
然挽六朝綺靡歸之馴雅功故大矣張侍中得趙承旨
筆妙寫感興二十首其談東京之亂歸罪刑臣曾不小
諱有小雅巷伯之指焉侍中理詠殊多藻思謙讓未遑
朱晉甫從架上搜得此本使余評跋夫以子昂筆書子
昂詩亦大奇事也

書高尚書畫卷後

金子寶家藏勝國時高尚書畫卷漉滅不大可辨前人
題識亦多獨曹遷孫傑舒遜謂是廬山圖耳余游廬山
五日似不甚合今人稱佳山水輒曰如畫稱善畫山水
輒曰如真蕉鹿之夢何者爲寔子實以爲先人遺物而
巧余言貽諸其後若曰萬子孫無相失也是吾家平泉
公癡計又於真似是非之外多許公案書畢不禁大噱

題孔炎宗侯三車圖

周文公之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其用象天地
日月星辰而其利通于天下萬世雖然輪轅飾而弗用
猶虛車也伐檀河干固有執其咎者國家待宗人世世
食祿勿絕而獨爲厲禁不得借寒士從仕進之路雖有
什伯人之才無所用之彼表求自試而病舞袖難旋者
假令居今日可勝嘆哉孔炎子厚父子宗人之秀也其
知畧如輻湊其行安而節和如錫鸞和鈴其勤小物如
七百乘鞮鞞鞅鞞肅具其屬辭振藻如簞第錯衡五檠
梁輶而進不能隸巾車之官以祀以賓以封以戎以田
退不能爲葦路藍縷之啓楚也此圖二車牛駕而人御
之以涉小渡蓋商旅工農之乘耳猶幸而不失其用至
使夫善畫者象而傳之孔炎父子之寶是圖也所寄意
深矣畫品則予友王敬美有定評可無論也

書謝庭秋色卷後

此卷文衡山先生畫蘭前隸書題後草書詩余得之京師三十餘年矣偶出視吳人沈孺休鑒定獨取畫爲真蹟余于書畫無所解因以乞從子營道昔謝玄朗兄弟與叔父安問答子弟何預人事而正欲佳如芝蘭玉樹使坐庭階耳營道須識此意無玩物喪志使我媿于焚紫羅香囊者

雪坡道人戲墨跋

雪坡道人辭侯爵游戲翰墨以終其身此十有七幅匠心信腕而成其爲天子御風覽之真令人兩腋習習軒舉其爲荆棘曰都無君子純是小人蓋卽宋鄭所南畫蘭純是君子絕無小人語而反之憤世疾俗情見乎詞按其後有引是正統乙丑年與其弟者余得窺見至隱詳具所爲道人傳中自謂二百年知己道人從玄孫所建年甫踰三十辭勳衛且十餘年其趨尚與道人相似是以寶重遺蹟倍於金書鐵券藉第令入他人手直作田舍翁農具耳

書董玄宰卷後

董太史玄宰博綜九流旁通六藝無不精詣爲南太僕子及作此圖結撰工麗苞孕宏遠氣韻瀟散神采煥發

較其家北苑不啻藍之謝青曾貯丘壑志在山水固宜
有得心應手之妙余于朱晉甫齊中見之賞嘆彌日晉
甫山陰人千巖萬壑應接不暇堪敵此否子及家渭上
力不任營輞川用是作宗少文四壁可矣

康少府畫冊跋

康少府官六年補察其長之政而彌縫其闕已廣耳目
迹盜脩沈命法久之桴鼓不鳴狗生鼯署中多隙日池
縵其所藏舊畫士女山水花鳥蟲魚凡三十九事而寶
之若干金帚以眎不佞曰此今之畫中裝也幸爲識
之蓋昔孟郊尉溧陽裴回賦詩曹事放失令白府以假
尉代之而分其半俸趙元亮尉宜祿彈琴蒔藥自傷位
不配才文人結習固爾如設官分職何少府起家書佐
不以騫汙傷行治邑無苟取惟將此自娛又能不廢簿
領而寄適於政成之後是可重也乃若畫品在米船顧
廚中猶書家重臺耳所不必論

題雙鶴來儀圖

歐陽茂宰治真州財半歲民安其政士奉其教有雙鶴
集于庭馴擾不去聞者傳爲瑞應吳生圖以示余夫鶴
羽族之宗長也飛則一舉千里鸞鳳同羣國家定官制
惟一品得服此爲貴徵夫鶴仙人之騏驥也七年小變

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此爲壽徵
貴且壽吉祥善事莫大於是余曰是則然矣蓋有道焉
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之孚者禽鳥姬卵之名朱子以好爵爲人懿德猶天爵
云爾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字民者如鶴之孚子也
心誠求之其德縻係於民心如子之必和也同德相孚
中虛相感孚六爻獨二爲然豈襲取哉小雅有之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野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毛氏以爲身
隱而名著孔氏以爲王當求賢人隱者置之朝廷朱子
以爲誠不可掩意與易同下孚于民而上聞于君貴在

其中矣繫辭廣二爻之義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
見乎遠言行所以動天地也天地將爲昭焉壽在其中
矣貴與壽存乎天可以貴可以壽存乎人君子無所爲
而爲盡人事以聽天命易教也詩教也其揆一也抑聞
之墨子鶴雖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彼有日夜鳴口乾而
人不聽何益也爲政不在多言而況以甘言長侈心矣
其可昔周臣納誨于宣王乃賦鶴鳴孔子以言行榮辱
之主不可不慎雖和之縻之非可自矜伐也才俊滿前
道古今而陳盛德計茂宰所孰聞余竊取易詩之義發
明之斯圖也庶幾美不忘規頌而無譎者矣

題圓嶠方壺圖

列禦寇言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
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
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史記稱威宣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火瀛洲三神山山反居水下
幾至風輒引去秦皇漢武效之或言三山或專言蓬萊
而不及圓嶠方壺或曰方丈卽方壺也要之出方士迂
怪語無足信者客有爲圓嶠方壺圖以壽潘長公豈彼
三神山不可見而二山差易擬其形容耶儒者恒言箕
疇五福華封三祝其同者二曰富與壽潘長公富矣壽

矣多賢子孫文質彬彬聚百順而事之又有德爲衆所
曹好今開八袞椎牛醜酒稱賀武錯於堂上五福三祝
何所不臻夫位莫尊於帝道莫高於聖以人所爲聖帝
願者而長公胥有之非仙聖之種能當此乎余觀長公
所居廣廈隩室文櫜華梁何羨於臺觀金玉所食八珍
五鼎三醑七菹何羨于如瓜之棗珠玕之樹叢生華實
皆有滋味金石雅頌之音華袞褒美之文何羨于天衣
仙樂娥媯靡曼一國之選清歌妙舞肉飛心醉何羨於
童男女三千人其諸弟年皆鴈行而鄉里又多耄耋黃
耆肆筵受几觥籌交錯何羨於欲見巨公之老父與示

跡之大人卽以長公之室爲圓嶠方壺可也意之所適
思之所通八荒爲闔六合在目黃帝之華胥大禹之終
北市南宜僚之建德亦若是則已矣安知夫後世幹才
諷說之徒驚而相告不以長公直爲二山主而此圖爲
實境也哉長公仲子旣錄諸君贈言於圖四隅而以不
佞持論得鄭圃寓言微指書之上方

程敬敷卜居圖題辭

程敬敷有四方之遊落落無所遇合儻舍金陵囂塵湫
隘將更諸爽塏者力不能給繪小圖以志意茂林修竹
清泉白石宅可蔽風雨田可具饘粥而已其欲殊不奢

也昔鄒太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爲造立居宇費或百
萬在剡爲戴安道起宅甚精整戴與所親書曰近至剡
如官舍其爲傳約亦然後以隱事差互故不果遺武康
令庾肅之迎沈道虔於廢頭里亦爲立宅戴願出居吳
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太守張友爲諸葛璩起講舍周
續之雷次宗樓惠明吳苞之屬至煩人主爲開館而隱
逸名自如垂諸史冊以爲美談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寒暑燥濕才如敬敷卑栖窮巷掘門過者睨之曾不
分宵燭之末光豈盡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耶慳夫
藉口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夫封衡見老父荷擔於路引

歸給宅一區晉郗成子於衛右宰穀臣邂逅交耳迎其
妻子隔宅而居之古人高誼往往如是敬敷隱事必無
差互卽置無論而所與交遊厚善匪直封郗當必有慕
義相成者敬識以俟

陳生畫梅卷跋

六書有象形而畫生焉凡十有三科草木其一也獨梅
不列於寫生自爲一家至僧仲仁楊無咎趙子固始以
其家名南宋迄今代有作者不可勝數爲史爲譜法益
詳而流益敝卽名家且不免以氣條取嘲況下此者乎
吾邑前輩抱樸見素不名一藝而隆萬間文墨浸盛陳

茂才遂用畫梅稱矣昔人評畫梅者如趙牧之出子固
湯叔雅出無咎邵思善出張文鼎皆有師承茂才吾不
知所從出匠心自運邁種高步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
君豈苗裔耶舉梅一端言其於邑人夫亦秦民之湯武
赤帝子之驅除也茂才年垂四十而後游於庠復坎壈
不遇終窶且貧以沒子亦茂才家徒四壁立獨寶此數
幅名之曰手澤思親所嗜奉以周旋要諸沒身以貽後
人比於河圖大訓世守之宗器此自關人倫世教出畫
之外者也余於畫不能爲亦不能知第述所耳剽如此
世有善茂才手筆者謂余作英雄欺人語則余媿矣

集何主臣印跋

甲申仲冬余艤舟白下何主臣顧余舟中飲之酒歡甚爲余刻私印三撫掌自矜昔人急就不足多尚矣庚戌孟冬余艤舟真州丁貞白集主臣印累千爲三帙索余題識余後先所得主臣印亦在其中然有出集之外者檢行笈五六章因以付之屈指別主臣時二十七年墓草經十許宿展帙縱觀生平容貌情致及會談時景象宛在目前今士林歛然推爲第一或以所藏轉售遂與黃金方賈古人云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又云與其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主臣以藝取重人爭延致終日歡暢無飲酒不足之恨身後名復灼灼不朽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印苑題辭

余客江淮三年所見善篆刻者數十曹卽士林中多喜爲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懵然莫能辨也南昌何巨源故爲青衿弃去而工此技一日以其印苑示余蓋何長卿繼文博士而起名重一時身後人得其印章與金同價今巨源亦何姓殆類陳孟公之驚座矣所以名苑則輯文博士以下諸名家之遺而巨源所作附焉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巨源之工此

固有自來夫古人藝術率爭勝於毫釐之間識者望而知之巨源與長卿方軌齊駕有此苑在雖欲造作聲價得乎余言猶盲人談天第供嗚噓耳

書筆譜冊子

蔣孝廉公鳴貽余書亟稱吳興朱茗元製筆精良東南第一已見其筆譜則王百穀先生朱元介宗伯范長伯學憲品題推許甚至余不能書生平未嘗有手墨留人間每聽臨池家談筆美惡不知云何茗元爲鴻筆之士所鑒賞定自不凡因憶古人善書者或運帚或削荆或染袖無所不佳余笑謂拙書人亦無所不可以茗元筆

授余猶以烏號巨闕委諸偏枯指掌也昔吳入晉王秉枹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怯皆應三軍譁鉦聲動天地余怯者竊附同聲相應之義安足爲茗元長聲價哉

書吳生卷後

古器法書名畫之屬有鑒賞好事二家其人今莫盛於吳越而江右自歐陽文正以後絕響矣余先世故江右性椎魯一無所知於博古迷特甚竊自附昔人聲伎之說恐好故不解爾吳生江右金谿人也以博古名往來汝潁荆郢間從者如市足爲江右吐氣竊怪其何所經承一日生持卷乞余書言自少病目雙瞽矣得國醫治

之而愈余因失笑生之目能識別古物乃以此故使余從張湛受東門伯左丘明西河夫子古方當亦作生伎倆也或曰曹孟德豈有四目兩口但多知耳子何乃借資於既盲之視笑道論曰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大道乎余復無以自解笑不能已

徐生冊題辭

徐生攻舉子業數奇不售棄而爲日者家言遊於蘄黃涓鄂之間談休咎多中縉紳學士稱之贈詩成表復謁余乞言余謂人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有知命而非君子者得不得曰有命孔子所以聖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受所以狂也故孔子罕言命昌言不得志於舉子業舍所學而用日者行世其將以力衡命耶子貢不受命億則屢中孔子惜之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生乎慎之哉卽縉紳學士奇其言無貪天功爲已力矣

題楊子臯冊子

余里居時里人日者曹師臯決余起家時日不爽余爲長歌贈之其名遂震京師又八年相人者楊生亦名子臯復許我起家然曹生所許進以尺寸而楊生稱引殊過楊生曾識曹生於蘇州謂曹大命近止宜亟歸曹生亦自知其無年無後今驗矣憶在晉陽有相人翁生以

朝貴薦書來許余略與楊生等余舉似座客譏其誕楊
生曰不然翁其里人受業弟子也言必不妄夫方士談
渤海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患且至則船風
引而去星相兩家類是識者聽之當作邯鄲枕上取須
臾之快供謔浪之口或因以悟成住壞空之必至祛貪
嗔痴愛之大惑庶其可耳余惟曹楊皆以術負盛名皆
名臯甚奇檢訓詁家臯有數義臯臯頑不知道無功德
尸寵祿也魯人臯稽首緩也入山林則呼大陰之神諾
臯鶴鳴九臯亭臯江臯則山澤也樂師詔來瞽臯舞告
也余冥頑不靈迂緩無當進退數四素餐已甚寢處山
澤皆竦偷生爲幸已多天其假二臯告我乎抑有臯某
復臯如之丘古今人誰能免此二臯卽諱言之余飾巾
待期久矣楊生實徐氏子伯父太僕卿爲先大夫同榜
進士從兄中丞與余善以所學相人師楊名甚著遂從
其姓亦一奇也年垂六十言不能望七索余手字爲券
案頭餘一冊子書而貽之以代贈金

題募刻黃海卷

劉中壘叙諸子凡十家班氏詘小說家是爲九流今歷
代小說自盛行而十家書獨黃帝無所不備其言最無
稽最易溺人友人潘景升因其鄉黃山作黃海搜葺黃

帝事略盡矣可以博古可以窮理可以反經可以解惑
是帝之功臣也卷帙浩繁繕寫劬劘非韋布一夫所可
辦敬告四方同志通力合作用補墳索之遺爲秬林增
一勝事今細民婦孺捐施金錢行貝典梵夾者何限吾
輩於是書忍弗能予顙定有泚海不擇細流故成其大
敢效帝女以發鳩片石寸木爲先導焉

爲程孟孺題大士像

此仲弟贈孟孺而余成之叔弟爲寫經者也孟孺奉佛
甚謹其母氏與姬人皆修齋誦經姬人遂有畀蘭之夢
蓋孟孺年四十有六始得此喜真佛力哉儒家言積善

餘慶當修齋誦經時種種善念萌兆堅持戒律一切皆
菩提子自爾葆毓太和茂延祚胤若如阿閼國一見不
再見沉墮煩惱苦厄中佛卽化千百億身不能補缺陷
世界豈膜拜之恭伊蒲之饌足以佞佛祝釐乎孟孺傳
之子孫須作如是觀方得

血書法華經後語

友人陸長倩以某上人刺血寫法華經示余余聞世尊
四十九年住世未說一字經已贅矣血書何爲長倩言
空相不離不說卽是說說卽是不說世尊初修道於阿
藍三年復至鬱頭藍弗三年又同外道象頭山六年自

思苦行非正解脫夫非苦行何得正解脫有言釋迦剝皮爲紙斲髓爲墨寫大乘經者要亦苦行之意學人入門當如是不然何以背痛北首臥雙樹間某上人此舉可謂疲於津梁矣余爲瞿然自印板行我輩於書五經有手錄一遍者否媿此直須捧殺

孟蘭盆經跋

夷山上人舉孟蘭盆會於新安甚莊嚴新安善男子潘景升吳師利奉信之今年復舉廣陵藏經院梓行經疏以告四遠兩君屬余題其後余惟會以七月十五日始自佛氏而道經亦有之儀文大同小異要在薦亡親推

及人親脫一切苦耳亡者如此存者可知此之謂孝聖賢之學帝王之治何事不以孝爲本孝溥四海塞天地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豈以一日爲斷神道設教權實中邊俱不可缺余言大有酸餽氣或可備盆中一味

破山寺碑跋

代

海虞破山相傳白龍母葬此忽一夕雷雨移其棺改葬今白龍祠而山爲之破因是得名有神僧見烹螺者求其放生云尾已去僧言不妨今有小池螺皆無尾或徙之他處則尾如故建寺自倪牧舍宅始唐常建賦詩有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而名益顯年遠寺圯錢

太史受之王母卞夫人罄其資繕之諸檀那從之名藍復還舊觀屠緯真儀部爲之記是時比丘爲蜀無著未及勒石再傳而其徒衡陽人孚如以錢太史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緯真先生言深悟道秘在簡栖頭陀上屬余書碑因附數語志其始末如此

悅公偈子跋

悅公構菩提場於伏牛山會四十作偈二十章自壽而其友人潘景升以視不佞蓋七言絕句也偈源出於詩而義取貝典韻取梵音自爲一體諸經中所載五言爲多大都鳩摩羅什玄奘輩損益以就漢者著悅公名偈

而實七言絕句詩耳余聞詩家言絕句本樂府離尾卽首離首卽尾而腰腹自不可少妙在小而大促而緩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盛唐溫雅有醞藉氣完而意不盡工晚唐快心露骨意工而氣不甚完議論高聲調卑宋人風斯下矣悅公以彼法心印運我法筆鋒用語流便使事平妥有廣大教化主之致信可誦也識者評瘦島詩獨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合作以今觀悅公明詩人與唐孰勝

題廬山比丘卷

有一阿夷怡結精藍廬山故相張明成先生首置地衆

善各輸貲相助業有緒矣其所未備尚有待於後人王
百穀先生屬余引其端憶昔余家供奉避亂游山拜與
山誓必欲託宿於此而竟不果蓋獨力故難成也余昔
漫遊去之三十年三度過之皆不暇登有上人在彼可
作東道主所願四方宰官居士共開方便締構勝因自
今說偈談禪探幽選勝之儔憩息於斯依歸於斯遠爲
供奉了願近爲故相滿緣一切功德自受自知豈惟余
與上人之幸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公移

陝西學政

本道學術濶踈行能淺薄不自意承乏典在文衡受事以來夙夜惟不效是懼歷觀往牒率布新章顧申令雖嚴而奉行無實何以災木爲今與諸官師弟子約卑卑法家語亾奇也要在必行耳夫自爲約而自倍之責四面至矣約已具有不如約者其誰之咎慎毋曰是故事厭聞也文到所屬官吏師生俱照後開事理行各學仍

張掛明倫堂曉諭通候按臨查考

一學校督以憲司謂其執法也無法守如此官何本道不能翫法徇人亦欲人皆奉法况新例甚嚴其可犯乎諸生囑託者究革遂絕終身進取之路凡文移冊卷皆親收拆批評下人莫知影響從何干預有指名設局索騙者行求之人并遣秦先達諸賢能誦親故之愛而信有司之法高風古誼深所敬服竊恐後生不諳世故躁進倖得一觸禁網悔無及矣慎之

一冠婚喪祭服舍器用具載朱子家禮及大明會典等書諸生一一遵守毋溺女毋停婚毋扳門第毋論財貨

毋犯同姓毋納再醮毋指腹而約毋乘喪而娶毋以風水遲葬毋以歌舞鬧喪毋以僧道禱祠毋以水火焚化毋治酒食酬弔毋侈明器送殯祠堂碑碣毋違禮式歲時上冢毋雜男女毋行望祭毋襲啟門非父輩不稱翁凡交識止稱字巾履毋凌雲傘蓋毋絹帛裘馬毋輕肥器血毋金玉毋衣土木文繡毋多僕從出入毋羅列杯盤食前方丈毋招呼聲伎羣飲流連違者罪之

一貧生向人告助本道心竊鄙之諺曰斯文一家豈不相體但貧者士之常今告助於是患貧也士而患貧則凡可以得富者無不爲矣况葬祭稱家有無菽水盡

歡斂手足旋葬非先聖之明訓歟今後果有貧難止許
親識諸生代言及有司教官體訪資助不得自行呈乞
違者以行劣黜至於請託行私起滅罔利包攬錢糧隱
蔽差役請祀名宦鄉賢管分齋膳廩糧鄉飲邀速賓介
祭祀營求監宰進學先爲保引行禮圖充導贊拔親認
族上書獻詩奪授生徒勒索束脩霸佃學田占種拋荒
放債收租過取利息科舉起貢爭論盤纏身具衣巾雜
乞人而待賑手提秤斗作牙僧而不辭傍驛遞撥馬差
夫頂里甲掛牌銷卯當行坐舖賭博贏錢彼方得意何
有愧顏本道固嘗目擊非屬耳傳枚陳縷數祇汗唇吻

推其本原皆從患貧之心始有一於此非吾徒也

一學校首務在養士氣所謂士氣者行孝弟存忠信敦
禮讓尚廉耻安分義勤問學而已今之士氣則不然借
衣巾之體面恃朋類之衆多少年狂躁而喜事老奸煽
惑以行私約之以禮目爲迂濶施之以法心生忿疾有
所怨鼓衆怒以報復有所利假公義以規求武斷鄉曲
把持官府藐視師長非毀先輩衙門擅出入禁之反加
呵斥糧差冒優免清之輒起浮言或投匿名文書或遞
聯名呈狀或作爲歌謠或編成考語或汗巖及於閨門
或張掛遍於通衢或裂冠裳以圖誣賴或鳴金鼓以稱

激變或知其顧惜不敢相校而肆行毆罵或度其孤危不能相加而故爲抵觸一倡十和千態萬狀有司正官或掣肘而難行佐貳雜職或俛首而聽命至於邊方衛所亾豪易高一入學官妄自尊大將領日苦干求武弁時受挾制此乃無方之民烏得謂之士氣哉言者見人舉動過差則曰秀才性氣議論不中則曰秀才識見士何以得此聲於人間故臥碑禁生員建言訴訟其說獨詳頃有犯者又奉 旨通行申飭賢者加謹不肖者省改此其時也但防閑貴嚴而告誡宜勤是以復致訟焉今後一切事情生員不得條陳卽所言是亦以行劣黜

小事合忍大事干身家者家人抱訴如無家人候行香日同衆稟白或呈該學取具衆辭轉達各衙門施行一近來士子不務實學如易之悔吝凶咎書之金滕顧命詩之變風變雅春秋崩薨卒葬禮記奔喪問喪以爲諱而不談字分大小註分內外亦多畧而不肖性鑑則愈踈矣於是始立書程而其弊益滋春考則夏秋冬書程付之不問間出別季題反曰失期爽約無論策者置劣等不取科舉法豈不嚴然滿場通學竟不作論以衆爲強雖令不從旣居劣等又稱行優免黜夫聖賢嘉言善行具載經史扣之不知是不師古也國家以經書義

論策表判取士試之不能是不遵制也謂之行優竊所未信 勅三童生通三場始入學見在學者胡爲不然
今後 欽頒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司馬公通鑑朱子綱
目內如程朱蔡陳左胡傳註太極西銘通書正蒙治安
天人斷章發明之類並通篇全記次則各家訓釋議論
歷代分合興亾人之賢否事之得失與大學衍義名臣
奏議文章正宗我 朝誥律典制等書並須原始要終
會文析理不得涉獵鹵莽考試無論策卽闔學不取科
舉盡置劣等或係一二等與學霸倡率抗拒者從重別
處本道下學掣籤或令默寫或令背誦各書有當記不

記當知不知及起止字義差錯者照考案朴責降黜博
覽強記扣之響應者特行叙錄蓋風簷寸晷不盡所長
何以考驗勤惰必其平日沈潛玩索諸書方能成誦則
亦收斂身心之助耳學問如此較之沈酣六籍淹貫百
家者大有逕庭况并此棄之使人謂明經取士不若詩
詞歌賦是士之罪也至於割經子之碎語抄史鑑之節
文擬大小題編策論套斷章截句大義乖離因陋承訛
四音背謬兼以陝在西隅書販來遲但聞舉業時文爭
購倣襲不知此中之新樣已是他處之陳言兀兀窮年
空勞心力其痛禁之本道愚蒙淺陋一無所有辱在諸

生之上愧悔何及今不敢以自誤者誤人諄諄告語切願諸生皆爲博雅通儒也

一教官身爲人師職非易稱顧科目除署者比於傳舍懷不屑之心州縣改用者號爲謫居無任事之勤貢行銓授者已迫窮途忘在得之戒其最不肖則需求四節之餽餉責備新進之束脩賄保鄉飲鄉賢名宦侵分缺官缺廩銀糧阿附有司囑托公事扣留膳夫准折私帳勒收祭品貪饗餼餘諸生婚嫁亦納禮物子弟往來皆有贖贖占學田之租挈受門役之見面本齋之外別召生徒富室之前多方交結服闋病痊假滿者非財不爲

准理幫糧補增考貢者無錢故意刁難號房射圃公然租典祭器官書私行鬻賣扁門題主染指市兒密坐傳觴傾心學霸逢喜索賀稱貧告助撒送土宜人事規取謝儀自書姓號官銜舉放債約造冊斂心紅紙張送考派脚力使用家人逼討常例司吏播弄舞文又有攬管生員戶婚田土爭鬪詞訟者又有所求不遂故縱生員聚衆張皇聲勢挾制官府傍觀以爲快者褊心鄙行醜狀穢聲使詼諧者資爲笑端詬病者指爲口實不模不範何術何從方今貢選之例甚嚴三途之用日廣感時思奮必殊往昔本道職在提督與其禁令踈濶使効尤

而犯刑不若開陳明備俾回心而鄉道各官讀至此條當痛恨彼哉遺玷我也惕然深省庶乎小補如其不然重則拿問輕則朴決身家所關良可懼矣其署印一節尤宜力辭中妨近膩外示別嫌况近日多本省人不便行事與齋表解銀勘災審戶賑濟監收查盤巡捕邊郡缺人取辦教官并問安祭弔等項差遣均之非分皆所不容

一有司官以提調學校爲職况皆從學校出身何可忘本近來有司於衙廨館署極力營繕而學宮頽敝祭器廢缺若罔聞知將迎奔走不分晝夜而朔望行香四季

考試多從寢輟餽遺供張甚厚而冷官貧士號寒啼饑畧無周濟比併罰贖最嚴而廩糧齋膳祭品門役全不徵發或以阿邑爲歡致生物議或立崖岸相待不近人情或主令通學保舉賢能爲之樹碑頌德或廣納門生不論行檢因而說事過錢起送科貢或不肯作典或假名派斂里甲優免糧差或故加裁抑或徇情縱容隱避違背教條者不能禁之於先旣養成其惡則歸罪士風敗壞問理詞訟者不能斷之以公旣聞有後言則偏怪學校難處新進幫補反受贅謝之禮奉委類考輒行請託之私出入公門簿經年不報優劣生員冊一字無憑

又有明知生員過犯具招詳則陽爲原釋開訪揭則陰行中傷者又有同一生員事情於宦家則傾身乞顧在白屋則冷眼看承者如此其有愧於提調二字多多矣今所屬有司俱稱一時之選料必無此事聊述以指戒耳本道職掌風憲貪官汙吏勅許拿問其庸惰不能脩舉學政者法亦當汰斥分猷共念興起人文於良有司有厚望焉

一立會所以觀善規過論文脩業爲益最多但所會非人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或狎侮不聽指示或避與不肯盡言或筆勢偶順而志遂滿或文思稍澁而氣遂沮

或面諛背非或譁醜忌妍甚至鈔舊塞白德行文學胥失之矣今後不拘人數地方隨便爲會每會推一人爲會長一人爲會副其餘爲同會每月六會教官先具姓名經書會地會約冊報題目下書名篇後會長批評如意見不同各出批詞無意見自會副以下註一同字采取衆是更正前非少者改註於旁多者改作於後每次會課類一簿送教官查驗文取順理達意如怪僻長冗蹈襲舛謬與批評未盡及非親筆無改作者查究

一入祀名宦鄉賢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禮請鄉飲介賓崇德報功維風表俗學校之大典也今或闕而不

舉或漫無取裁慚德者以勢力濫與實行者以寒微不錄甚至爲官生舖啜貨賄之資矣文到提調官教官各將見入祀者已未旌表者見與鄉飲者備考爵里姓氏行實某何年月日議允某何年月日裁革冊報此後毋論顯晦存沒廣詢博訪季報名宦鄉賢非年久論定不得請祀罷各淫祠與生祠專祠自立私立者孝順節義覈實量行賞勸終身無議方請旌表割股臥冰等事國初有禁非矯情沽名傷生無後亦與陳叙皆俟奏覈母輒標題門偏私相追謚鄉飲非齒德俱尊者不與仍三月前請詳不得照驗儀法遵大明會典鄉耆母長跪

侍立生員毋列坐行觴 勅云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已任若保勘失真請求有跡炎涼異視美惡不分則於官常公論何在官生首議者俱從斥革子孫毋自呈告亦毋槩申別衙門希圖倖准其殿廡亭閣器物書籍之類有缺或自行增補或估議詳奪毋惜小費不知先務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歲時致祭不在祀典而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祠墓禁人撤毀俱遵大明會典行其山林隱逸懷材抱德通曉天文律曆禮樂兵法書數者挨次造冊按臨送查以憑存問延

訪

階州斬崖及隴右邊情

階州斬崖之說某向不知顛末昨入階州其遠者如黃鹿等壩皆未及至惟近州南山一帶聞見略真南山去州十餘里所隔一河耳聞之國初南山南北皆是民田南山之南熟番也熟番之南生番也百姓以熟番爲藩籬採樵耕牧無所畏忌其後生番蠶食熟番熟番反在外生番反在內至於今則熟番入貢者皆用錢買路不惟南山之南非我所有而南山之北生番得其大半矣其山高者可數十里山腰以下皆有糧民田居人或數十家或百家或三五家住坐謂之一堡稍上山脊則怪

石巉巖深林蒼鬱而番出沒其中矣此一山也我與番共之番所據者險地也我所據者平地也番寇我自上而下其勢易我攻番自下而上其勢難生番甚貧非虜掠無以爲生吾民田在此宅在此族聚於此徭賦出於此寧能舍其世業而不耕乎耕矣能棄之不穫乎南山之木旣多且近一州薪爨取給焉樵者能不以斧斤入乎冬番日夜藏林中窺伺俟我有耕樵者卽虜而去其意無他望我之取贖也久而不贖或役使之而不服或兩相格鬪彼始殺吾民耳番之所據者險而我所必耕必樵之地與險爲隣番之所欲者劫掠而我所往耕往

樵之民適中其欲故寇盜之事無日無之此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也夫斬崖之說非卽蘭靖間所謂剷偏坡者乎靖虜所剷偏坡某嘗見之矣偏坡皆土也間有石碎石耳而修工者尚不能盡善今階州之山在民者土也在畚者石也平土之工與斬石之工其難易不待較而自明此所當議者一也夫斬崖者使斬山南之崖畚不得上則可今斬山北之崖我不得上矣畚猶能下也畚弓皆伐山木爲之以麻爲弦長六七尺下山則安弦以射上山則解弦爲杖足以踴蹄爲靴不畏荆棘不懼磕損騰躍而上瞬息可至雖猿猱升木不是過也以吾

之不能上而卽禁彼之不能下竊以爲未然縱彼不下矣礮石滾木自上投下耕者樵者何以禦之此所當議者一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得地險也使畚在平地易與耳彼險而我易雖有良馬勇士攀緣仰攻未有不胝足而喘息者故一番之力倍我軍百人我聚千人斬崖矣彼以數十人下礮石滾木或自上而射我兵將與之鬪乎將不與之鬪乎或撤東路之兵以禦畚而使西路之兵專力於斬崖則東路之畚又以何兵爲衛也階州之兵與秦禮新調兵不過三千餘人固原家丁不過數百人可足用乎此所當議者也其書生不解事以爲階

州見在兵馬分各堡寨防守似不當別遣必欲斬崖宜再以他衛軍克補姑以三千計之以其半執兵器防番以其半焚林伐石使番不得在南山之巔然後築墩臺設柵砦凡我守望軍士俱住絕頂則我處其上番處其下我易於俯視而彼難於仰高久之將各居民宅舍漸移置於上成聚成都地有常險人有固志或者其可乎然非假以歲月大破常格不可也番在高山深林我之動靜纖毫畢見而我以兩三人入山入林探哨故聲息未得而哨者多被掠殺矣然探哨必不可無者文縣有番官番軍其數甚多以番伺番則情易得以番制番則

勢最便西固城亦有番軍二名惟階州無之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是在洮岷道與階文叅將計處招徠耳階州軍士屯田皆在成縣徽州遠者四五百里地旣肥腴生齒繁盛有一姓而數百竈者某所經歷所屬地方未有富庶若此欲其舍樂土而趨危地不可得矣故階州之軍多貧者弱者皆富者强者所雇倩也所入旣富又無大徭賦以苦之自成縣至階州三百里沿途軍士之七民十之三中火止宿皆軍地也供應人役所用寸薪粒米彼皆高價留難呼之則閉門不納捕之則後門上山投石飛瓦幾將州吏目傷生此輩驕玩不知官法久矣

某以爲階州之軍不必倚固原不必借秦禮但清勾餘丁可得壯士數千厚其月糧使之樂從驗其年貌使不得私相更易是在一賢將官耳民田近番而軍屯在腹裏民被掠者無罪而罪歸於軍軍固不能禁民之出境外也若以民田改爲軍屯或改民籍爲軍籍似亦可行聞民糧軍糧民丁軍丁之數多寡頗不相遠亦嘗訊問近番居民有願爲軍者蓋旣遂彼安土重遷之心而又月有軍餉以濟之利之所在人自趨赴以上數事必巡道叅將知州三人同心協力而又久任以責其成方可行也又階州叅將不必設當改隴右分巡僉事住階州

蓋洮岷道住岷州去階州四百緩急不相濟若階州有分巡則專且便矣今四分巡皆有邊而隴右分巡獨無其所駐秦州秦州內地非邊也若謂清水長寧在關山之麓恐有盜賊非階州所可遙制則移關西道於隴州住可也至於洮岷道宜令節制河州河州麻山關等處與洮岷聲勢相倚真所謂唇齒輔車卽近日番變彼此互相推諉可監也大抵隴右地方河州洮岷階文皆番靖虜蘭州皆虜則各分巡道亦宜因其勢而分隸焉至於彼此應援又非常例可拘也固原總兵以防秋爲重番夷事情欲其布置聯絡覺亦未便宜改洮岷叅將爲

總兵其兵馬卽如叅將之數不必增加但令蘭靖河階
四叅將聽其節制調度亦可若設副兵則多不帶府衙
叅將不相下且各處之番以各處軍禦之自可足用調
兵合剿乃是希有之事蘭靖虜情重大今納款無事有
如萬一改盟彼二處者合兵攻守歲以爲常者也洮岷
總兵與固原總兵事權旣分或反生規避矣不然則洮
靖虜岷州洮州凡設叅將守備之處皆有監收撫民同
知通判等官階文似不可無階文二州縣設在萬山中
地延袤千里四至或隣番人或接四川止一知州吏目
知縣典史典史又三年不補宜於階州增設州同知一
員專管民糧并監收錢糧清軍管屯文縣設縣丞一員
其職守與州同知同西固城則原有吏目但久未補已
移文洮岷道及階文州縣官議矣意見不一利害不等
不敢妄啓事端待衆論僉同方行呈報今蒙下問率略
具白極知狂誕無所逃罪伏惟鑒察

覆議召新番中馬

代

爲申議茶馬事宜以正國體以明官守事近接邸報見
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堂叅劾兵部尚書王崇古袁遲驕
躁不堪本兵及稱遼東巡撫張學顏疏終若爲將來求
大泌山房集

和戎之利而言又謂前據守巡洮岷等道呈稱外夷生
番虜去人口盾當告要每歲納馬三十疋許其和好謂
守巡洮岷等道轉呈之心卽遼東將士覬倖之故智也
再乞勅下該部議覆仍厯天語丁寧諭令各邊當事諸
臣各守本等職業務以戰守爲永圖勿以和戎爲得策
等因夫巡按御史之設以稽察奸弊糾正官邪爲事有
言責而無官守至於軍屯鹽馬等差專設一御史監臨
者則與巡按稍有不同某奉命督理川陝茶法馬政凡
兵馬錢糧戰守修築邊情虜警非某職業所關一切付
之不問至於摺商報中嚴禁私販點視孳牧賞罰殿最

招撫番族以茶易馬皆某之職業領有專 勅諸司不
得干預故向日督撫諸臣許於西海與虜暫開茶市而
先任巡茶御史傳某極言其不可部臣深以爲然

皇上明旨特從停罷蓋以爲此巡茶御史之職業其慮
議必審聞見必真故也今羶藏族告投納馬正某職業
所在某親按洮州見其誠懇卽欲許之以爲未奉上命
不敢自專故具疏以聞蓋舊時西寧洮河三處各番中
馬皆有定額其後叛服不常強弱易勢有昔爲熟番今
爲生番者有昔中馬多今少者有昔中馬少今多者當
事之臣欲取盈馬數於新附之番權宜亦准中納國初

中馬之番給以金牌今十不存其二三而新附者衆矣
嘉靖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給各新附番族勘合管束
部落截然整齊勘合者所以補金牌之缺而領勘合諸
番其初納附時事情形狀卽若今日之羶藏族也但自
劉崙至今已三十年消長不一而領勘合者又不足憑
矣某俟羶藏納馬奉有 俞旨之後欲將中馬者無論
舊服新附根究始末亦如劉崙所請給以勘合使知招
中皆出朝廷而憲臣不得以自便投納必須勘合而諸
番不得以私懇今雖納馬後有二心者得執勘合以責
問之輕則罰治重則勦除庶強番有所約束而弱番昔
領金牌今衰微不振不能入中國納馬者亦無怨言上
以尊國體而於夷情亦順下以明官守而於行事亦便
此所以盡職業無負任使之意也前疏已蒙 勅督撫
等官再行勘議區區一得之愚有前疏所未盡者乞
勅該部查果不謬併行督撫與某會議務協輿論務爲
遠圖作速議覆下某遵照施行則地方幸甚其招中事
體與互市事體光明正大萬分不同卽古人和戎之說
未可並日而談則廟堂之上所洞見者不必贅言也

報人病

小東附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爲異常人病事據繁峙縣申稱

本縣曲河都上寨鄉約所保正李先鯤結稱本村住人
李宜臣妻牛氏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女頭面相
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耳四齒兩手兩足一女一眼
一耳四齒一手兩足具結到縣干係地方事變相應申
報等緣由到司看得人爲萬物之靈其形體皆肖象天
地無有差忒今該縣所申產女殊爲妖怪考之前代漢
平帝元始中長安生兒兩頭異頸四臂共胷靈帝建靈
中雒陽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中平中雒陽生男兩頭共
臂晉懷帝永嘉中吳縣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愍帝
建興中新蔡生女腹心相合胷上臍下各分後齊天保

中臨漳產子二頭共體宋乾道中餘杭產子連體兩面
相鄉嘉定中鎮江生子一身二首四臂其在山西齊後
主咸平中晉陽得死魃面頂各二目唐咸通中晉陽嬰
兒兩頭一頸四手聯足按傳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則有
下人伐上之痾下人伐上乃犯上反叛之謂歷代史志
但曰人痾而所載率形體妖異之屬不及叛逆事益人
痾妖也叛逆其應也下而犯上妖孰甚焉故總謂之人
痾凡此皆叔季之代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也當
今之時一統全盛

祖 宗功德累積胤祚萬年可無他虞然而官府睽隔

省署空虛言路不通遺賢沉抑辜推剝民膏血闡寺撓
國政刑薊遼滇粵叛者四起東倭復告變矣甚者

郊廟朝講久缺不舉連章累牘衰如充耳非外藩
小臣守在一隅者所妄置喙卽以目前山西論之密雲
不雨冰雹妄作麥全不收秋種未播赤地黃塵千甲彌
望征稅之使無一物不筭緡無一人不折閱公私懸磬
流移踵錯餓莩澤量蠲何可蠲賑何可賑已非太平景
象而虜王嗣封未定部落各懷異志套酋借兵報怨軍
實匱竭人情搖蕩朝不保暮危如累卵生女之怪適見
此時此地不幸與咸平咸通亂世相符稽其徵應或云

天下不一或云中原分裂臣子所不忍言夫山東牛恠
猶屬異類遠近聞之駭愕恐懼妖出於人豈宜坐視除
職等守官無狀聽候斥逐以謝譴咎外請乞本院具疏
以聞仍檄諸官屬憂勤修省務敦實政無事空談其本
原在朝廷所以格君心回天聽思患預防轉禍爲福者
中外臣工諒同之矣爲此具呈云

繁峙女恠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雩
傳旱神也箋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
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
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

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韋曜毛詩問曰旱魃傳曰天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柰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耶藝文類聚引神異經語又云一名貉檢韻書說文曰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妣文字指歸云女妣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作友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于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傷其目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也馬端臨文

獻通考齊後主時死魃面頂各二目列之人痾中正以其非魃有二目在面耳魃已異矣似魃非魃異之異者也前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維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前一事爲董卓之應魃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較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惟謂之人痾其災

異在山東牛恠上

武職事宜條件

一初任武職宜發原籍凡衛所官在京襲替後卽行請託或送督撫聽用或自向各邊司道總兵以下各官投操止是行文原衛所知會其官階每有虛捏近日開納級事例詐冒更甚卽聽用投操已經黜革而避住他方冒祿如故不考察不下操了無拘束司道曾不得問掌印衛所官終身不識其面貌最不肖者倚藉聲勢莫之誰何下陵上替法令不行故各地方武職不樂在衛所管事以効用各衙門爲捷徑而衛所軍政日就廢弛此

秦晉邊衛之積弊也今後凡襲替官部文行該管司道查審堂帖號紙等件無差方准原衛所到任收俸中間果有技藝謀勇者部文亦行該管道分官員覆加考試限以年月挨次開送督撫總兵兵備各衙門聽用仍詳兩院定奪一省官自足供一省之用不許擅用別省必須部文題發如別款聽用將領事例庶杜奔競之門而詐冒者亦易稽覈矣

一將領衙門宜有增損今叅將缺多而副總兵缺少然叅將往往加副總兵衙而又必協分守始得推總兵竊謂與其虛名不若實設也如山西三路當設三副總兵

如南直隸江南江北當各設兩副總兵其他處有總兵者亦當如之不加兵不加俸僅一空銜而事權則重矣非謂副總兵人人賢也彼由守備而上四五轉方得至此其才能可見非若守備之初試也今邊方監收通判悉改爲同知亦是此意又如鄖陽興都兩都司可以裁革鄖陽裁矣而處置失宜遂不可久好事者至謂江陵有叛謀故裁之夫江陵誠叛都司可以敵之叅將獨不可敵乎是可付之一笑且福建行都司又誰欲叛而裁也以爲

祖制則苑馬行太僕之盡裁也非

祖制耶以爲興都有陵寢耶泗州之

祖陵句容之

祖陵有留守否耶興都之設留守尊

先皇而過者也中都留守有僉書領班此當倣大同延綏入衛改設游擊上班如故下班則分駐宿毫鳳潁之間以備調遣江北天下咽喉畿輔股肱古來豪傑多出其間荆襄江漢要害用兵必爭之地鄖陽介河陝中承天扼漢口水陸所經民窮思亂抱火厝薪未可爲安有如往日楚宗告變措手無策此不可不早計也都司旣裁革其首領官量留一員而以所省僉書及每年進表

與各可裁公費爲養兵之用爲副叅之用亦自不必加賦或謂副總兵不太多乎兩司布政止二十五人按察使止三人今帶銜者不勝數矣至于河南四川將都司裁一員爲游擊最善湖廣亦如之頃復議罷長慮却顧是必及此非直爲武弁開壅塞之路而已河南山東領班都司亦可改游擊

一武官體統宜行申明今武官之卑訓極矣查盤知縣推官責守備不披執出迎不庭叅道跪此猶間有之府官受衛官道跪庭叅如屬禮者十之六七至于衛州同城者州官亦屬待衛矣三司並列曾見有兩三省地方

都司到任進表兩司俱不赴席竊謂此兩事非小也此而不赴席則兩司便可與都司無往來何爲他交際並不拒絕而元宵端午中秋重陽等節俱都司置酒乎誠不知其解矣且體貌參差所在各異同一都司也有與府官同見者有與兩司同見者同一叅遊也有見巡按由中扇者有由脚門者其他下操陪巡禮儀高下更多參差難以枚舉或見其下者遂嗔其高者而武弁務爲軟美以事文官或受陵折不勝其憤而成大隙召大亂矣兵部通查各直省相見禮節擇其得中者院司道府與將領衛所應如何大小京官與內外武臣應如何定

爲儀註奏准頒行務在畫一人人遵守以申武臣之氣一切非禮稱呼拜跪俱不得受文官有好迎承如故者人品亦可知矣嗟乎此一端不直武臣爲然古人藝文中有儀注數十家知其所關係非細故也

一比試優劣宜更則例查得比試各官不中式者有革回再送或降俸級及再送不到革襲之例但各官先人以汗馬功勞賞延于世卽非篤疾亦准襲替况比試不中遽行革停於人情不便以其不便人情而比試之法遂爲虛文徃在陝西曾一行查有已爲大將原係比試不中者蓋少年失學其後業進憚於赴部尚掛此名而不肖輩遂以藉口也今宜稍爲通融除中式外不中式者許襲不許支俸管事行文該管巡按知會定以年限候出巡下操校其騎射或人已衰邁不堪上進比照優給官或支俸一半其年力尚強者或再寬限如懶惰游蕩不習武藝或止支俸三分之一二如有犯事戒飭不准支俸每一巡按事完將住俸罰俸官數目行該管道分衛所及收糧衙門官遵行仍造冊報部知會清冗濫而勸肄業亦一便也

一革任職官宜分次第今武官將領革職任回衛者混淆莫辨俱以原官體面妄自尊大此不可不覈也部中

宜分別差等爲畫一之法頒布遵守凡緣事革任者止革去總副叅遊都司守備之任耳其實授都督都指揮與署職及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官名猶在也此與告病致仕同最是優處當爲一等其次則宜於原官上或降一階至三階而止或以總降副副降叅遊聽後日起用此爲二等或盡革去加官止許原職然不聽差操也上司相待尚與衛所官小異此爲三等若聽差操則雖原任總兵係鎮撫出身者與鎮撫同矣此爲四等然猶支俸也其經提問徒罪以上發衛差操者不准支俸爲五等充軍立功赦回者發衛差操不准支俸爲六等不得

以舊官出入衙門欺凌鄉里卽果係誣枉日後昭雪宜分別推用不得槩授原官其總兵都督官尊權重倘有斥逐就中湏加優異副叅遊都司等官署都指揮僉事與都指揮體統行事者各別爲降殺之差以明堂廉之分懲豪強而勸省過未必無助矣

一聽用將領宜汰私收今副叅遊擊都司等官與司道文官比肩雁行者也往見各督撫聽用廢閑將領未知從何而來遇有叅副等缺許令帶管儼若真除夫司道亦有帶管然而命之于

天子者也吏部固知其入此聽用將領者兵部曾知其

人乎一旦受事與司道抗衡則廢閑之司道抑可不由朝除而督撫徑委乎彼其 勅書令牌威令隆重何屑越之甚也江淮之間司道因此爭稱謂校禮節成嬖隳固吾輩所見者小然名器不輕假亦自正論宜令督撫官將見在門下聽用將領通行查覈留其可用者以報部部奏准聽用如故其餘革回部中每年查各衙門奏報將材疏內擇其可用者亦奏聞咨送各衙門聽用倘有缺員許令帶管非係奏准者不得收置門下濫支口糧伴當馬匹則聽用官出自上旨其任事之氣自壯而營求阿附之弊可漸革矣

一內府點黃宜行昭示今武官襲職必查貼黃中間吏胥才難作弊不可勝言不若刊刻成書一本存部仍印發在外直省兩院各司府清軍官再加磨對有無訛譌詐冒通呈兩院報部是者非者人人一覽而見卽有情弊易於發覺大要一官世少者爲一葉世久者或兩三葉虛其後以俟續增每至軍政之年查理修補仍報部並行增附而專以一司官領之便於檢閱吏胥人等縱有影射勒指必不若昔日之甚而所省貧人打點費用不貲矣近日禮部將宗人請名刻爲文榜印發張懸以與玉牒內外參校宗室翕然稱快此例固可倣行也又

山西武職起送撫按分行按察司清軍道屢勘詳免起
文赴部查明准襲部行後軍都督府行文都司發衛所
到任支俸其初不由都司其後則兩院與按察司清軍
道不知會矣遂有太原衛拔黃革襲指揮郭登庸賄部
吏於部文中增一名改別所襲職行後府後府行都司
行所到任訖該所報新官到任脚色檢司道底案無郭
登庸姓名因查出冒襲情弊此後襲替武官部行五府
外仍須行撫按撫按行司道備照互相稽察以防詐冒
可也

覆谷問時事狀

天下事有能言之而勢不能行之者宗祿限制未定也
錦衣冒濫未清也京營老弱未振也閹宦之額日增也
內府之錢糧無稽數也有能言之而力不能行之者治
河也海運也河何嘗不治而吾以爲治之過也宜以不
治治之其說在賈讓不與水爭尺寸之利也聖人復起
莫之易矣水性就下十里百里内外地形高下已難一
律齊况千里内外有能悉其高下尺寸不謬者乎鯀禹
父子世治水習水今之治水者非習水者也治水率尊
官能乘四載乎歷九載八年乎不過委之小吏耳决此
則塞此决彼則塞彼或別爲一河以居之卽有遙堤縷

堤濶數十里而止能捐一二百里之地以予河乎能捐一二百里之地爲河河何不治之有防河築堤歲費百萬金以此金畀居民使遷聽河勢自成豈不便計而誰則任之永樂初三年之中一年河運二年海運至十三年停罷隆萬間行且有緒而以風波不貫初試有損媚嫉者遂毀其成而商舶之行自如也時又議開膠河濰人劉司空以鄉人爲政用屬禮遇東方諸司諸司不平而排阻之蓋德靖隆萬諸宰執可有爲而未竟也夫泲河之議始自翁餘姚舒全州兩司空至沁水劉司空不言而躬行通十之三四至李少保而大通雖以財用少

河未深廣然每歲冬自可疏鑿邳州旁諸湖可通淮安倣頃日築高郵召伯湖堤與泲河例而堤之以通漕直接泲口則漕全不藉河而捐一二百里之地以予河其說可行矣不寧惟是洪澤湖而上可通汴梁僅隔百餘里而達衛河元時漕運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起陸運至淇門由御河舟載入京此一策也豈欲以全漕付之第取附近一二把總肄習其中備他道梗耳而總之苦財詘惜哉前此無萬數之費委之泥沙也有能言之能行之而不能終之者開京東之水田也導水耕田爲渠防水工費甚鉅未睹其利而先惜其費何

以有終有能言之若能行之而行不副言者清屯也清軍也開荒也脩邊也鹽法也軍與屯言者多不得其要領一切文案封界支系始末湮沒竄易如黎丘之鬼莫別真贗如琴瑟之敝必取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而誰則任之開荒脩邊非可謾言而以謾言上下相蒙成結習矣鹽法人自爲說最惑視聽補偏救弊而偏與弊日滋巡鹽者郵商主計者足國時相齟齬而鹽使一歲輒報代或見利害不審或審而不及爲爲而不及卒事也有能言之能行之而不盡行者端士習也正文體也察吏治也此一學臣一撫臣一按臣之力也有易言之易行之而行之易爲害者積穀也保甲也鄉約也此一監司一郡守之力也有不能行之而遂不言之者曆也樂也曆日訛知者百之一樂日亡知者百之十而業非專門文昔詞抑視爲迂濶不問矣以俟君子是俟河之清也時事盤根錯節似不越此

覆咨訪宗藩事例牒

宗祿不給裁制爲要例甚當而亦有名義未順者如親王以將軍中尉承襲封爲王僅食將軍中尉祿是矣其子當嗣王者宜封王世子每歲時各宗朝王之後卽朝世子以重其禮貌使國人尊敬爲後日張本今但封將

軍中尉反在郡王之下班次當寔之何品無乃非體乎最不便者嗣王既薨待命然後爲王此三年內以將軍中尉攝國而欲令行于郡王難矣此在古禮宗子法則可而今非其時也自今凡將軍中尉進嗣王者其適子或庶長子皆宜封王世子而不與祿其冊寶令自備金請鑄給其居第儀從皆聽王自處不得復煩有司王世子以空名尊于國足以鎮諸宗儀而朝廷不費纖毫情法兩得之矣雖有嫡妃無子待四十後別議庶子爲嗣之例若王老娶繼嫡妃其能待乎夫可以將軍中尉封王獨不可以將軍中尉封世子乎他日可以封王今日

獨不可以封世子乎且世子之名定亦可杜窺伺者之心當時議禮者主在惜費未暇深長思也

國制宗人卽大辟得全首領蓋以同姓之親與異姓並論則當優同姓至同姓相殺則不宜且如子弑父弟殺兄而不以凌遲斬首行法是厚于同姓不孝之子不弟之弟而薄於同姓無罪之父兄不得比凡民之父兄也此當議也又凡民間大辟者在外屢審不決在京臨刑三覆奏而宗人勒令自盡者奉

旨卽刑是同姓之親不得比凡民蒙屢審之恩也此當議也

王府官自典膳及貲授外皆以劣轉或貪或酷或素行不謹或年老有疾或罷軟無爲或才力不及或輕浮淺之種種有之三年大計有斥去者而其留者苦樂甚不均雖六年考察多不加意或任數十年不去或守數十年不得又王府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西北方爲多湖廣江西次之四川廣西又次之往時每雙月推陞不論有無缺官各王府官推陞一遍其地方相近者後升得到任管事支俸其地方相遠者前升不得到任非法也非情也似宜爲之規制如報部考語狼狽太甚因而劣轉則止推陞不給文憑其以小疵轉酌量道里遠近給

與文憑限以日月一年之外或守制俟服闋更補官給憑外其無他事而年外不投憑者不准到任其已到任者多則限九年或六年撫按考覈加級致仕無得久占以妨後來頃見本兵于將領賞緣鑽刺者陞一虛銜錮之此例似可行於王官庶劣轉非其罪者皆沾升斗之祿而人情平矣又如蜀府儀衛司管巡捕頗生事害人而不屬司道管轄今後王府文武官員宜屬兩臺兩司而更約束與有司同考察舉劾毋得姑息以王官爲哀老憐貧之地

晉之宗祿有逋至百季者子孫食其祖父祿妻妾食其

夫祿卒之日祿卽應住支而欺僞不可究詰矣聞齊庶人以此弊冒支祿歲數千金晉其效尤者也秦之田糧二歲而後徵者以大荒故奸民于甲年投詞曰開荒至丙年始徵糧而彼又委之去於是無一寸不荒之田無一人非開荒之農展轉遁匿而欺僞不可究詰矣問何以不除虛名而求實數曰不敢也是少二年糧額也是少宗人百季祿也夫國家誠萬年無疆而以情理事勢推之其必不能補此二年糧百季祿必矣何若蠲此二年糧而以本年爲始乎宗祿量所逋多寡以若干季爲限括他金補給某分之一既足則以一年支一年爲便乎懸虛名無實數而誨之以可欺之路甚無謂也不然其祿之所冒而支者亦足當其所逋而不支者也其糧之所託而逋者且不啻十倍其所當徵者也

呈文

舉王太僕鄉賢

爲集衆論舉耆德以光從祀大典事伏見本邑近故太僕寺少卿前按察司僉事翰林院庶吉士王公格士林冠冕聖代羽儀丁食牛舞象之年擅纒虎雕龍之美斗以南一人而已冀之北羣馬遂空蚤掇魏科延登華貫石渠天祿典籍之府金馬承明著作之庭羅二十八宿以心胃振五三六經之羽翼辭皆黃絹業本青箱具聰明特達之資披文相質養康濟經綸之用學古通今蘇軾才奇李舒爭妬賈生志大絳灌難容攢眉丞相之門

絕跡平津之閣罷紬書於東觀斥隨牒於南州言偃割
雞士元絆驥人咸錯愕相盼公自寵辱不驚製錦能工
今甚適彈壓則鼓桴無警栽培則桃李連陰取衣冠
而褚之化民成俗聞絃歌而莞爾學道愛人有虎渡河
無蝗入境蒲亭孤犢不與驕子之誼葉縣雙鳧合是郎
官之烏運四方而賦政幣布泉流總九職以生財粟陳
貫朽門如市而心如水懦可立而頑可廉既占蜀部之
星更賦梁園之雪慷慨叱王尊之馭澄清升孟博之車
操隻手以活民備悉閭閻疾苦炯雙眸而察吏真令山
岳動搖天示象於鬱攸地適當平行在江淹梁獄縲紲

何辜屈氏湘纍筵算莫卜幸錄功於爛額獲副願於歸
骸怨尤無駢伯之言禍福有塞翁之識向子平之婚嫁
不澀素心蓋次公之醒狂彌敦白首錮成百練試之所
向無前器受萬鐘用而尚贏其半携尊問字負笈樞衣
家儼杏壇肆同槐市詎數繁華絳帳惟存故物青檀曝
三萬挿架之編雅言詩書執禮重五十談經之席益友
直諒多聞有開必先克昌厥後麟趾振振接武鳳毛噦
相輝方冶箕裘高陽表里玄纁宥蓋通德名鄉蒲輪
有行迎申芝檢先崇命罔蒼生思起安石學者仰如秦
山而物外之趣轉深人間之累無染浮雲軒冕倘佯某

水某丘長日林泉品題一草一木馳騫千秋之業綢繆
三逕之盟元爽洛陽首耆英之勝會武公淇澳頌抑戒
十 須筵黃髮皤皤進退周旋可度清標嶽嶽艱難險阻
不渝荆壁隋珠萃扶輿之靈淑周爨商鼎儼邃古之儀
刑拜具茨之下風登畏壘之豐歲方城漢水鬱若增華
白雪陽春邈然寡和隣期頤而踰耄耄福歛考終騎箕
尾而上星辰生元非偶某等久棲德宇猥託清塵切景
仰以同歸慚步趨之靡逮蓋嘗擬之往哲于以察其生
平名實相符初終不貳琳瑯金甌窮萬象之真機蒼黛
銅柯備四時之正氣曾吞八九雲夢腹有數萬甲兵一

代鴻儒無忝孔門狂簡五朝耆宿何誇魯殿靈光事大
夫於是邦誰爲賢者祭先生於其社諒在斯人况執爵
乞言屢推崇於憲老而蓋棺定論宜配饗於馨宗謀屬
僉同情非私昵仰祈垂鑒俯賜允俞寧惟桑梓之都一
時借色將使黌雍之彥百代可師諸生幸甚

舉徐封公鄉賢

爲公舉名賢以光祀典以風後學事伏見已故浙江台
州天台縣儒學教諭徐公麟楚材擢秀荆璧含輝爰
當象之年已悟飛鳶之旨宗門剛陸象山程明道續
緒濂溪師友則劉博士魯孝廉取衷新建以誠僞辨心

以義利辨事內省罔愆以操存爲本以踐履爲功潛修
匪懈大圭不琢抱天地渾淪之文比竹相斲具陰陽純
一氣雖燕居溽暑必肅冠裳每危坐終宵更展卷沐
甫亂而慈庭遽隕烝烝何忝棘人踰耆而繼母猶存戀
戀真同嬰稚友于兄弟李祖仁馬伯威之流風貽厥子
孫萬石君柳公綽之令範晚而秉鐸樂得育乎英才貧
且無羶任見嗔於官長解衣推食洵庶廈以歡顏校藝
談經類飲河其滿腹升俊秀之士於學何問先資獻賢
能之書於王率皆高第門多立雪緣休戚之關情座歎
如春宜步趨之接踵念切還其烏哺興遄托於鴻冥挽

絳帳以夷猶誰裁狂簡奏驪歌而惆悵衆夫歸依善肖
貌于丹青羨墻若見攝威儀于俎豆師保亦臨豈金圖
少伯之容事非道德卽絲繡平原之像義缺繩規標建
赤城有斐淹中之館堂開錦里寧論稷下之亭士雖羣
蟻慕羶公自潛龍無悶寸心千古敦禮樂而說詩書一
闡八荒沛江河而吞雲夢舞萊斑負路米至死服勤拾
林穗鼓榮琴浮生等寄身旣隱而文焉用闇若斷榴子
而教之忠居然似穀漢庭疏爵馳朱轡皂蓋之榮
躬躬躬耕薄紫綬金章之貴循墻偃僂三命滋恭折節
吹噓片言必錄唾面何校陰消竈席之爭掇皮是真悉

剗町畦之態居偕社老鳩杖雍容出擁里兒鹿車汗漫
臣忠子言孝先知示我儀刑田讓畔行讓途古道照
以色成梁掩骼折券賑饑待舉火者百家却以
數笏脫驂賻館人之葬分宅卹右宰之孤樓護之養巨
公范雲之殯王駭蓋孜孜而爲善匪逐逐以殉名某等
踪跡初終討求細隱和鈞有則圭璧無瑕其在聖朝武
次陳胡之列設遊闕里肩隨冉閔之科旣沒世而民不
忘多歷年而論愈定矧廣文之地蒸嘗已似桐鄉今毓
秀之區尸祝寧殊畏壘倘博詢于輿誦合比祀于瞽宗
因之光寵邦家六賢鬱其相望以是表章耆碩後進感
而有與斯文幸甚士民幸甚

與王節婦

爲遵明典集公論懇乞疏舉貞節以彰風教事伏見已
故儒學附學生員王宗著妻熊氏係太僕寺丞熊鳳儀
女嫺于姆訓雅有父風二十一歲于歸宗著靜好瑟琴
肅蠲蘋藻懲宴安之鳩毒倣倣戒於雞鳴降體布推操
作等齊眉之婦悉心寢膳恭勤奉吮乳之姑益思媚而
以宜室二十四歲宗著蚤世卽欲以死殉
夫丁王封甫生一歲以是藐孤僅存微綫自非慈母
孰撥寒灰漁忍死於萬分憂深卹緯計安全乎三尺苦

比和卉人已不堪天胡降割王封九齡而天復欲以死
從念其夫無爲後者一脉斬焉必餒若敖之鬼兩髦
以行殊共伯之儀是以永謝鉛華長懸總帳
出憐形影之相依上食如存恨幽明之竟隔哭夫以朝
哭子以夜行路慘而刺心無感我輓無吠我危中閨厲
其動色伯兄熊兆欲奪其志氏秉炬持斧率女僮十餘
輩往攻其門遂不復敢言故御史光祿少卿王公著碎
屏記可考鏡也歲時伏臘洒掃夫墓涕泣擗踊無異初
是拙次其傍諦巾待期追昔三十八年守如一日迄今
二十九年永昌心縣令張鉉陳繼良屢旌其門郡丞

記其事本年閏九月內蒙巡按監察
行獎給以米帛外則鄉鄰內而宗黨毫無
卓有英稱顧懿美之音徽未聞朝宁卽表揚之禮
數僅別閭閻按大明會典一欵凡民寡婦三十以前夫
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
諸生又聞易象女貞禮彰婦順共姜執義而鄘詩美伯
姬仗節而魯史書皆所以翊助三綱儀刑百世如熊氏
合行奏請特賜褒嘉見郊郢之帝鄉釐以女
土化刑于寡妻士林幸甚輿情幸甚